



民間有闖童孺爲貨鬻者論死去唐未遠有所懲也厥後太宗却宰相之請不授王繼恩宣徽真宗欲以劉承規爲節度使宰相持不可而止中更主幼母后聽政者凡三朝在於前代豈非宦者用事之秋乎祖宗之法嚴宰相之權重貂璫有懷姦慝旋踵屏除君臣相與防微杜漸之慮深矣然而宣政間童貫梁師成之禍亦豈細哉南渡苗劉之逆亦宦者所激也坊記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大爲之坊民猶踰之可不戒哉作宦者傳

竇神寶父思儼五代時爲內侍宋初皇城使兄神興左領軍衛大將軍致仕神寶初爲黃門太平興國中從征

太原擐甲登城中流矢稍遷入內高品監并州戍兵屢出襲賊前後破砦三十六斬千餘級大獲鎧甲牛馬橐駝因築三砦詔褒之九年命與尹憲屯夏州時岌伽羅膩等十四族久叛神寶率兵大破之焚其廬帳斬千餘級虜獲甚衆雍熙中朝廷遣使綏宥麟府州募邊部願攻契丹者賜以金帛神寶上言狼子野心由此或生邊隙乃止俄轉殿頭高品淳化中使河東閱視堡柵兵騎慕容德豐自刑臺徙延州未至郡詔神寶乘傳權州事環州近邊內擾與陳德立討之破牛家族二十八部且規度通遠入靈武路就命環慶同駐泊牛家族復結衆

叛又破之殲餘黨於極泉鎮獲其渠帥九人西戎寇鄜以援之之勞遷供奉官與田紹斌部送靈州芻糧卽命駐泊李繼遷入寇與慕容德豐襲破其堡砦焚帳幕獲人畜數萬計連詔嘉獎遷內殿崇班至道初繼遷再寇靈武神寶遣人間道告急闕下賊圍之歲餘地震二百餘日城中糧糗皆竭潛遣人市糴河外宵運以入間出兵擊賊賊引去以功拜西京作坊副使又命于浦洛河清遠軍援芻糧與楊允恭議造小車三千運糧至環州三年遷西京左藏庫副使出使靈武還奏對稱旨面授供備庫使咸平中出爲高陽關鈐轄徙貝冀巡檢會原

州野狸族三千餘衆徙帳于順成谷大蟲堪與熟魏族  
接戰詔神寶和治之至則定其經界遣悉還舊地入爲  
內侍右班副都知真宗朝陵留與劉承珪同掌大內事  
大中祥符初勾當三班院又掌諸王宮事遷西京左藏  
庫使領密州敕史兼掌往來國信神寶莅職精恪性吝  
嗇畜貨鉅萬天禧初以皇城使罷內職三年卒年七十  
一錄其子守志爲入內供奉官

王仁睿不知何許人年十餘歲事太宗于晉邸服勤左  
右甚淳謹及卽位宣傳指揮頗稱旨歷入內小底都知  
洛苑副使命典宮闈出納之命最居親近嘗與柴禹錫

等發秦邸陰事雍熙四年被疾遣太醫診視卒年四十  
一特贈內侍省內侍國朝以來內侍都知押班不領他  
職淳化至道後皆內殿崇班以上兼充多至諸司使有  
領觀察使者沒皆有贈官官給葬事舊制內侍人許養  
一子以充繼嗣開寶四年以其爭財起訟詔自今滿二  
十無養父者始聽養子仍以其名上宣徽院違者準前  
詔抵死咸平中徐志通爲溫台等州巡檢坐取李歡男  
四人爲假子又縱卒畧民家小兒致其母抱兒投海死  
決杖配掃灑班復申前詔以戒厲之

王繼恩陝州陝人周顯德中爲內班高品初養於張氏

名德鈞開寶中求復本宗太祖召見許之因賜名焉累  
爲內侍行首會討江南與竇神興等部禁兵及戰船抵  
采石九年春改裏面內班小底都知賜金紫十月加武  
德使太祖崩副杜彥圭案行陵地尋充永昌陵使太平  
興國三年遷宮苑使久之領河州刺史掌軍器弓槍庫  
雍熙中王師克雲朔命繼恩率師屯易州又爲天雄軍  
駐泊都監自岐溝關君子館敗績之後河朔諸路爲契  
丹所擾城壘多圯四年詔繼恩與翟守素田仁朗郭延  
濬分路按行增築之及遣將北伐又爲排陣都監屯中  
山改皇城使端拱初領本州團練使又爲鎮定高陽關

兩路排陣鈐轄淳化初賜甲第一區五年加昭宣使勾當皇城司李順亂成都命爲劔南兩川招安使率兵討之軍事委其制置不從中覆管內諸州繫囚非十惡正賊悉得以便宜決遣二月命馬步軍都軍頭王杲趣劔門崇儀使尹元由峽路分遣討賊並受繼恩節度詔前軍所至其賊黨敢抗王師者卽須殺戮如本非同惡受制兇徒先被脅從今能歸順者悉釋其罪四月繼恩由小劔門路入研石砦破賊斬首五百級逐北過青彊嶺平劔州進破賊五千于柳池驛斬千六百級賊衆望風奔走殺戮溺死者不可勝計又克閬綿二州五月至成



都破賊十萬餘斬首三萬級獲順及鎧甲僭偽服用甚衆朝議賞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史書不欲令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任無足以爲賞典上怒深責相臣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序位昭宣使上以授之進領順州路防禦使繼恩握重兵久留成都轉餉不給專以宴飲爲務每出入前後奏音樂又令騎兵執博局棋枰自隨威振郡縣僕使輩用事恣橫縱所部剽掠子女金帛軍士亦無鬪志餘賊迸伏山谷間州縣有復陷者太宗知之乃命入內押班衛紹欽同

領其事又遣樞密直學士張鑑西京作坊使馮守規乘傳督其捕賊議分減師徙出蜀境以便糧運高品王文壽者隸繼恩麾下繼恩遣領虎翼卒二千分遂州路追討文壽御下嚴急士卒皆怨一夕臥帳中指揮使張麟遣卒排闥入斬文壽首以出會夜昏黑麟猶疑其非然炬照之曰是也時嘉州賊帥張餘有衆萬餘麟卽以所部與之合賊勢甚盛初奏至太宗欲盡誅軍人妻子近臣或請勿殺悉索營中書遣帥招撫諭以釋罪親屬偕全必自引來歸因可破賊上然之令巡檢程道符諭旨亡卒斬麟函首送繼恩皆自拔來歸因使爲鄉導擊賊

悉平之至道二年春布衣韓拱辰詣闕上言繼恩有平賊大功當乘機務今止得防禦使賞甚薄無以慰中外之望上大怒以拱辰惑衆杖脊黥面配崖州俄召繼恩太宗崩命與李神福按行山陵加領桂州觀察使繼恩初事太祖特承恩顧及崩夕太宗在南府繼恩中夜馳詣府邸請太宗入太宗忠之自是寵遇莫比喜結黨邀名譽乘間或敢言薦外朝臣由是士大夫之輕薄好進者從之交往每以多寶院僧舍爲期有潘閔者能詩詠賣藥京師繼恩薦之召見賜進士第尋察其狂妄追還詔書及真宗初繼恩益豪橫頗欺罔漏泄機事與參知

政事李昌齡緘題往來多請託至有連宮禁者素與胡  
旦善時將加恩密諉其爲褒辭又士人詩頌盈門上惡  
其朋結黜爲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籍沒貲產多得  
蜀土僭擬之物昌齡責忠武軍節度行軍司馬旦削籍  
長流尋州詔中外臣僚曾與繼恩交識及通書尺者一  
切不問咸平二年卒於貶所遣使將其家屬還京師假  
官舍處之四年聽歸葬大中祥符三年特詔追復官爵  
以白金千兩賜其家子懷珪轉入內高班

李神福開封人父繼美仕後唐爲內侍顯德初爲御廚  
都監時內臣止以服色爲貴太祖特賜紫後至右領軍

衛將軍神福少給事晉王府謹恪解上意未嘗少怠太宗卽位授入內高品從征太原攻城之際往來梯衝間宣傳詔命卽行在所遷殿頭太平興國六年擢入內高品押班遷副都知勾當翰林司轉入內內班都知兼勾當祇候內品班淳化四年遷崇儀副使勾當皇城司屬初易黃門之號轉入內黃門都知俄加宮苑使太宗好筆札神福每侍側多獲別本之賜及不豫神福朝夕左右躬侍藥膳真宗卽位遷皇城使內侍省入內內侍都知領恩州團練使勾當永熙陵行宮事時模寫太宗聖容以神福立侍未幾求罷都知加昭宣使勾當皇城司

宋史卷四十六 郊儀  
賜第宮城側遣脩內工爲葺之咸平二年秋閱兵東郊  
以神福爲太內都部署是冬幸大名與王繼英並爲行  
宮使四年勾當三班部脩含光殿賜賚甚優景德初兼  
領親王諸宮使三年改宣政使從謁諸陵復爲行宮使  
進幸西京賜醕命神福主其事大中祥符初天書降夕  
神福與劉承珪鄧永遷李神祐石知顒張景宗藍繼宗  
同直禁中賜以器幣緡錢京師醕會又令神福與白文  
肇閻承翰同典之是歲封泰山與曹利用同經度行宮  
道路及車駕進發又爲行宮使禮畢授宣慶使領昭州  
防禦使整肅禁衛先是諸司使止于宣政故特置使額

以寵之三年卒年六十四贈潤州觀察使神福性恭愿和易每爲衛紹欽所詬罵皆引避不校在禁闈五十年稱爲長者然久掌三班無規制遠近失敘有請託者不能拒之人譏其所守子懷斌懷贊弟神祐

神祐初以父任授殿頭高品太祖將納孝章皇后命神祐奉聘禮于葉州乾德五年征太原負御寶從行開寶二年又從征太原時有詔緣邊和市軍儲車駕在潞州聞之且慮擾民令神祐馳驛止之時詔下已五日神祐一夕而及晉陽一日甲士旣陣賊潛縱火焚梯衝亟命神祐部衛兵爲援斬賊甚衆餘悉潰去王師伐廣川隨

軍賞給劉鋹平先部帑藏之物赴京師及土寇周瓊等  
叛又副尹崇珂討平之六年隨曹彬南征克關城擒僞  
將朱令贇命神祐馳入獻捷書賜錦袍金帶太宗卽位  
遷南作坊副使錢俶歸朝命神祐往按府藏之積再征  
太原領工徒千人隨駕以備繕完甲兵劉繼元表納降  
款太宗陳儀衛城北臺以受之繼元移時未至神祐馳  
單騎入城俄頃引繼元至及北伐燕薊命與劉延翰統  
精騎爲大陣之援車駕還又令率兵屯定州以備契丹  
太平興國六年滑州治河防材葦未具命神祐馳往垣  
曲伐薪蒸四百萬以濟其用七年契丹寇邊命領兵屯



瀛州俄改崇儀使提點左右藏庫遷洛苑使至道初西  
鄙不寧命爲靈環排陣都監率衆至烏白池而還俄駐  
永興復護糧運抵朔方真宗嗣位轉內園使邠州都監  
車駕北巡改天雄軍都監子城內巡檢時北兵充斥道  
途阻塞命神祐單騎諭密旨於諸將敵騎數百忽至神  
祐乃周麾而呼若召伏兵敵懼而逃遂達其命俄充邢  
州排陣都監勾當西八作司景德初上幸澶州領隨駕  
壕砦三年遷入內都知從東封還遷南作坊使時內侍  
將遷秩有扈從升山不升山或不預從祀者令神祐第  
其勤狀上親閱而敘遷之有范守遜皇甫文史崇貴張

延訓等皆嘗有譴累而互陳勞効且言神祐等品第非當泣訴于上止而復來者數四守遜等先改內常侍上怒悉停其官神祐洎石知顛副都知張景宗藍繼宗並坐削職尋掌御厨七年卒年六十六大中祥符六年錄其孫永和爲三班奉職神祐性謹愿曉音律頗好篇詠子懷岳太宗時嘗請爲道士後復內侍多屯邊郡常持大鐵鞭以鬪賊屢中流矢至供奉官懷儼爲內殿崇班劉承規字大方楚州山陽人父延韜內班都知承規建隆中補高班太宗卽位超拜北作坊副使時泉帥陳洪進歸朝遣承規疾置封具府庫會土民嘯聚爲寇承規

與知州喬維岳率兵討定之太平興國四年命與內衣  
庫使張紹勅等六人率師屯定州以備契丹又護滑州  
泆河雍熙中勾當內藏庫兼皇城司出爲鄜延路排陣  
都監改崇儀使遷洛苑使至道中與周瑩同簽書提點  
樞密宣徽諸房公事仍加六宅使承規懇辭帝雖不許  
而嘉其退讓真宗立瑩爲宣徽使以承規領勝州刺史  
簽書宣徽院公事尋讓宣徽之務加莊宅使咸平三年  
遷北作坊使時邊境未寧議脩天雄軍城壘命承規乘  
傳經畫又命提舉內東崇政殿等諸門遷宮苑使上詢  
承規西事請益環州本波鎮戍兵以爲諸路之援從之

俄兼勾當羣牧司景德二年與李允則使河間按視嘗經戰陣等處將卒之勞是歲置官提舉京師諸司庫務以承規領之所創局署多所規制改皇城使與林特李溥議更茶法四年三司上言新課增羨承規以勞加領昭州團練使大中祥符初議封泰山以掌發運使遷昭宣使長州防禦使會脩玉清昭應宮以承規爲副使祀汾陰復命督運議者以自京至河中由陸則山險具舟則湍悍承規決議水運凡百供應悉安流而達自朝陵東封及是皆留掌大內禮成當進秩表求休致手詔敦勉仍作七言詩賜之拜宣政使應州觀察使五年以疾

求致仕脩宮使丁謂言承規領宮職藉其督轄望勿許所請第優賜告詔特置景福殿使名以寵之班在客省使上仍改新州觀察使上作歌以賜承規以廉使月稟歸於有司手詔褒美復定殿使奉以給之本名承珪以久疾羸瘵上爲取道家易名度厄之義改珪爲規疾甚請解務還私第聽之仍許皇城常務上印日內藏庫有朔制就取商度又再表求罷官檢校太傅左驍衛上將軍安遠軍節度觀察留後致仕七月卒年六十四廢朝贈左衛上將軍鎮江軍節度諡曰忠肅承規事三朝以精力聞樂較簿領孜孜無倦自掌內藏僅三十年檢察

精密動著條式又製定權衡法語在律曆志性沈毅狗  
公深所倚信尤好伺察人多畏之上崇瑞命脩祠祀飾  
宮觀承規悉預聞作玉清昭應宮尤爲精麗屋室有少  
不中程雖金碧已具必毀而更造有司不敢計所費二  
聖殿塑配饗功臣特詔塑其像太宗之側承規遇事亦  
或寬恕鑄錢工常訴本監前後盜銅瘞地數千斤承規  
佯爲不納因密遣人發取還官不問其罪咸平中朱昂  
杜鎬編次館閣書籍錢若水脩祖宗實錄其後脩冊府  
元龜國史及編著讐校之事承規悉典領之頗好儒學  
喜聚書間接文士質訪故實其有名於朝者多見禮待

或密爲延薦自寢疾惟以公家之務爲念遺奏求免贈  
賻詔葬上甚嗟惜之遣內臣與鴻臚典喪親爲祭文玉  
清昭應宮成加贈侍中遣內侍鄧守恩就墓告祭子從  
愿爲西染院使

閻承翰真定人周顯德中爲內侍入宋事太祖以謹愿  
稱太宗時擢爲殿頭高品稍遷內侍供奉官內殿崇班  
先是八作司材木頗有隱弊承翰建議於都城西置事  
材場治材以給之雍熙中知廣州徐休復奏轉連使王  
延範不軌狀遣承翰馳往同逮捕下獄就鞫之考掠過  
苦延範遂坐誅李順亂蜀命爲川峽招安都監賊平授

西京作坊副使會增募金吾兵以承翰及劉承蘊分充左右金吾都監兼街仗司事俄罷之真宗卽位改西京作坊使內侍左班副都知咸平三年河決鄆州王陵埽遣承翰護塞時議徙鄆州以避河患又詔承翰與工部郎中陳若拙乘傳規度徙于舊治之東南五年入內都知韓守英爲鎮定高陽關三路排陣都鈐轄上以其素無執守議別擇人因謂宰相曰承翰雖無武勇然蒞事勤恪乃令代守英時中山屯兵甚衆艱於飛輓承翰請鑿渠計引唐河水自嘉山至定州三十二里又至蒲陰東六十二里合沙河經邊吳泊入界河以濟饋運亦可



旁爲方田上嘉而從之渠成人以爲便優詔褒之景德  
初契丹謀寇順安軍承翰奉詔發雄霸精兵與荆嗣張  
延同築壘禦之俄又遣詣德清軍規度重脩城壘車駕  
北征承翰先在澶州北城奏契丹兵在近請不度河上  
不聽促駕度浮橋二年加領廉州刺史勾當羣牧司多  
條上馬政遂兼羣牧副使時契丹結好始置國信司主  
交聘之事以承翰領之多所規置大中祥符初改西京  
左藏庫使充夏州趙德明加恩官告使還請於蒲洛河  
置館以待夏臺進奉使上以荒負勞役不許四年遷內  
園使左班都知領獎州團練使有西京左藏庫副使趙

守倫久典廐牧至是又掌估馬與承翰聯職任雖素爲  
姻家然不相得遂各訟訴並付御史臺承翰坐擅用羣  
牧司錢當贖金三十斤守倫坐違制移估馬司當免所  
居官典吏當杖脊詔寬其罰承翰贖金十斤守倫贖金  
二十斤典吏亦降從杖羣牧都監張繼能判官陳越田  
穀勾當騏驥院楊保用估馬楊繼凝皆釋之制置使陳  
堯叟特免按問六年上製內侍箴賜之承翰表請刻石  
省中明年建應天府爲南京作鴻慶宮設太祖太宗像  
遣承翰自京奉往授南作坊使入內都知未幾卒年六  
十八贈懷州防禦使承翰性剛彊所至過於檢察乏和

懿之譽子文應西京左藏庫使

秦翰字仲文真定獲鹿人十三爲黃門開寶中遷高品  
太平興國四年崔彥進領衆數萬擊契丹翰爲都監以  
善戰聞太宗因加賞異謂可屬任雍熙中出爲瀛州駐  
泊仍管先鋒事遷入內殿頭高品鎮定高陽關三路排  
陣都監淳化四年補入內押班趙保忠叛命李繼隆率  
師問罪翰監護其軍次延州翰慮保忠遁逸卽乘驛先  
往矯詔安撫以緩其陰計王師至翰又諷保忠以地主  
之禮郊迎因並驅而出保忠遂就擒以功加崇儀副使  
至道初爲靈環慶州清遠軍四路都監真宗卽位加洛

苑使入內副都知咸平中河朔用兵以爲鎮定高陽關  
排陣都監敗契丹于莫州東追斬數萬盡奪所掠老幼  
詔褒之徙定州行營鈐轄王均之亂爲川峽招安巡檢  
使時上官正與石普不協翰恐生事爲曉譬和解之親  
督衆擊賊中流矢不却五戰五捷遂克益州上手札勞  
問翼日進至廣都斬首千餘級獲馬數千匹歸朝遷內  
園使領恩州刺史出爲鎮定高陽關前陣鈐轄又徙後  
陣破契丹二萬衆于威虜軍西俘其鐵林大將等十五  
人又爲邠寧涇原路鈐轄兼安撫都監率所部按行山  
外召戎落酋帥諭以恩信凡三千餘帳相率內附未幾

康奴族拒命翰與陳興許均深入擊之斬級數千焚其廬帳獲牛馬甚衆復與陳興曹瑋襲殺童埋軍主于武延鹹泊川詔書加獎賜錦袍金帶白金五百兩帛五百疋景德初車駕將北巡先遣翰乘傳往澶魏裁制兵要許便宜從事俄充邢洛路鈐轄與大軍會德清軍張倚角之勢又召爲駕前西面排陣鈐轄管勾大陣翰卽督衆環城浚溝洫以拒契丹功畢契丹兵果暴至翰不脫甲胄七十餘日契丹乞和凱旋留泊澶州月餘令率所部兵還京師加宮苑使入內都知出爲涇原儀渭鈐轄先是西鄙無藩籬之蔽翰規度要害鑿巨塹計工三十

萬役卒數年而成不煩於民就遷皇城使入內都知以翰在邊久宣力勤盡特置是名以寵異焉翰表讓不聽大中祥符初求從東封手詔諭以西垂委任之意改昭宣使又爲羣牧副使祀汾陰是歲夏州屬戶有擾境上者卽日遣翰往隄上按視遍巡邊部及翰至事寧復還扈從凡行在諸司細務悉令裁決不須中覆禮畢加領平州團練使奉祀亳州掌如汾陰八年營葺大內詔翰參領其事閏六月暴卒於內庭之廨年六十四上甚悼惜爲之泣下贈貝州觀察使賻祔加等修內畢詔遣使以襲衣金帶賜其家翰倜儻有武力以方略自任前後

戰鬪身被四十九創李繼遷之未賓也翰因使常出入其帳中無疑間嘗白太宗言臣一內官不足惜願手刺此賊死無所恨太宗深嘉其忠翰性溫良謙謹接人以誠信羣帥有剛狠不和者翰皆得其懽心輕財好施與將士同休戚能得衆心皆樂爲用其歿也禁旅有泣下者九年重贈彰國軍節度詔楊億撰碑文億以其不蓄財表辭所贄物雖朝廷不許而時論美之子懷志內殿崇班

周懷政并州人父紹忠以黃門事太宗從征河東得懷政于亂屍間養爲子給事禁中累至入內高品太中祥

符初真宗東封命修行宮頓遞及奉泰山天書馳驛赴  
闕轉殿頭天書每出宮與皇甫繼明並爲夾侍東封禮  
成與內殿崇班康宗元留泰山修園臺轉入內西頭供  
奉官祀汾陰轉東頭六年劉承規卒擢內殿崇班入內  
押班勾當皇城司會朝謁大清宮與閻承翰等同管勾  
大內事七年奉天書摹刻于乾元殿爲刻玉都監又爲  
修兗州景靈宮太極觀都監俄遷內殿承制是冬命起  
居舍人知制誥盛度爲會真宮醮告使懷政爲都監還  
爲玉清昭應宮都監兼掌景靈宮會靈觀使刻玉成遷  
如京副使九年建資善堂以懷政爲都監壽丘宮觀成



優賜襲衣金帶遷崇儀使天禧大禮又爲修奉寶冊都  
監加領長州刺史是冬遷洛苑使二年春遷左藏庫使  
仁宗爲皇太子命爲入內副都知管勾左右春坊轉左  
騏驎使三年領英州團練使加昭宣使懷政日侍內廷  
權任尤盛於是附會者頗衆往往言事獲從同列位望  
居右者必排抑之中外帑庫皆得專取因多入其家性  
識凡近酷信妖妄有朱能者本單州團練使田敏廝養  
爲人凶狡遂賂懷政親信得見因與侍卒姚斌妄談神  
怪以誅之懷政大惑援能至御藥使領階州刺史俄於  
終南山修道觀與劉益輩造符命託神言國家休咎否

臧大臣及寇準鎮永興能爲巡檢倚準舊望欲實其事  
準好勝喜其附已多依違之朝臣屢言懷政之妄真宗  
含忍不斥然漸踈遠之懷政憂懼時使小黃門自禁中  
出詐稱宣召入內東門坐別室久之而還以欺同類會  
準爲相踰年而罷懷政愈畏獲譴不自安四年七月與  
弟禮賓副使懷信謀潛召客省使楊崇勳內殿承制楊  
懷吉閤門祇候楊懷玉會皇城司期以二十五日竊發  
殺丁謂等復相寇準真宗爲太上皇傳位於太子前夕  
崇勳懷吉詣丁謂第密告之謂卽夜偕崇勳懷吉至曹  
利用第計議翌日利用入奏真宗怒命收懷政令宣徽

北院使曹瑋與崇勳於御藥院鞠訊具狀帝坐承明殿  
臨問懷政但祈哀而已命斬于城西普安寺父內殿承  
制紹忠及懷信並杖配復岳州子姪勒停貲產沒官朱  
能父左武衛將軍致仕諤母周氏罰銅百斤子守昱守  
吉分配邵蔡道州懷政僕使親從並杖配海島遠州部  
下使臣貶秩有差懷政之未敗也紹忠嘗詬之曰斫頭  
豎子終累我懷信謂之曰兄前事必敗宜早詣上首實  
庶獲輕典及其謀亂又泣拜止之不聽故皆得免死右  
街僧錄澄遠以預聞妖詐決杖黥配郴州內供奉官譚  
元吉高品王德信高班胡允則黃門楊允文與懷政協

同妖妄皆杖配遠州入內押班鄭志誠與能書問往還  
削兩任配房州入內供奉官石承慶嘗爲懷政所召夜  
二鼓不下皇城門鑰以待黃門黃守忠見之戒門卒勿  
納至是言其事承慶坐削兩任配宿州楊懷玉次日始  
詣樞密院自陳責授侍禁杭州都監擢崇勳內客省使  
桂州觀察使懷吉如京使賜以金帶金銀懷政旣誅亟  
遣入內供奉官盧守明鄧文慶馳驛永興捕朱能劉益  
李貴康玉唐信道士王先張用和悉免死配遠州能偵  
知使者至衷甲出殺守明以叛詔遣內殿承制江德明  
入內供奉官于德潤發兵捕之能入桑林自縊死永興

乾耀都巡檢供奉官李興本軍十將張順斷能及其子  
首以獻補興閣門祇候順牢城都頭以劉益等十一人  
黨能害中使磔于市王先李貴唐信張用和八人皆處  
斬能母妻子弟皆決杖配隸閣門祇候穆介知永興軍  
府朱異轉運使梅詢劉楚知鳳翔府臧奎等坐與懷政  
能交結相稱薦皆論罪降寇準太常卿再貶道州凡朝  
士及永興鳳翔官吏與準厚善者悉降黜焉

張崇貴真定人太祖時爲內中高品稍遷殿頭太平興  
國中以善射選爲御帶錢俶納土命馳往閩城防儲侍  
之數親征太原從崔彥進李漢瓊先路視水草端拱初

補內供奉官淳化四年命乘傳之延州招羗戎之內附者發庫錢犒給以金幣賜酋領將行轉內班右班押班就命管勾鄜延屯兵李繼隆討李繼遷詔崇貴以延安兵犄角進討及擒趙保忠留崇貴與石霸守綏州徙平夏民以實之繼遷扼橐駝路驅脅內屬戎人崇貴與田敏率熟倉族亂遇戰於雙堦殺二千餘級掠牛羊橐駝鎧甲甚衆連詔褒諭繼遷走漠中遣其將佐趙光祚張浦求納欵會于石堡砦崇貴椎牛醞酒犒諭之給以錦袍帶會改內班爲黃門命爲黃門右班押班仍加內殿崇班又改黃門爲內侍職隨易焉旣而繼遷貢橐駝名

馬待罪遣崇貴往賜器幣茶藥衣物至道元年進崇儀副使內侍右班副都知時繼遷復叛劫芻餽于浦洛河二年詔李繼隆大發師進討賊圍靈州急太宗將棄之廷議未決命崇貴與馮訥乘傳往議其事乃益兵固守就命爲靈環慶州清遠軍路監軍又爲排陣都監真宗立拜洛苑使右班都知管勾并州軍馬自至道後五路討賊兵戰相繼卒無成功及是保吉復修貢詔以定難節度授之命崇貴持詔命衣帶器幣以賜使還加六宅使咸平元年又命管勾鄜延屯兵泊延安改駐泊都監又爲鈐轄其後繼遷復與熟戶李繼福爲隙因緣內擾

崇貴與張守恩擊之焚廬舍獲貨畜器甲生口甚衆又與王榮禦賊獲具裝馬數十四再詔褒飭四年詔歸俄領樊州刺史復涖鄜延仍制置沿邊青白鹽事與衛超領軍入敵境焚廬舍帳幕獲廩糗牛羊復被詔獎崇貴屢訶契丹事傳遞以聞願身當一隊爲前鋒詔不允景德元年保吉死其子德明尚幼崇貴移書諭朝廷恩信德明請俟釋服稟命詔書慰撫以向敏中爲緣邊安撫使自是邊防事宜經制小大皆崇貴專主之築臺保安北十里許召戎人會議與之盟約二年春召赴關面授方略許德明以定難節度西平王賜金帛緡錢各四萬



茶二萬斤給內地節度奉聽回圖往來放青鹽禁凡五事而令德明納靈州土彊止居平夏遣子弟入宿衛送略去官吏盡散蕃漢兵及質口封境之上有侵擾者稟朝旨凡七事德明悉如約惟以子弟入質及納靈州爲難故亦禁鹽如舊不許回圖三年九月以德明誓表來上崇貴因請入朝許之以功拜皇城使內侍左右班都知領博州團練使又持旌節誥命授德明太常博士趙湘爲之副四年使還會車駕上陵次瓊林苑崇貴對于苑中卽命爲行宮使是秋復還延安供奉官曹信時監邊軍信善琴崇貴與石普軍中宴集令信奏之信以久

廢爲辭崇貴與普因摭其他過以聞真宗知其誣奏不問大中祥符元年加昭宣使崇貴又在邊善識羌戎情僞西人畏服每德明有所論述及境上交侵皆先付裁制夏州趣邊有二路其文移至環慶者皆付延州議焉嘗請置緣邊安撫使如北面之制上曰西鄙別無經營苟德明能守富貴無慮朝廷失恩信也增置署局徒爲張皇不若委卿靜制之二年上言久去鄉里願得告歸葬父母許之錫與甚厚復命爲都鈐轄提舉榷場崇貴乞留京師面諭委屬之意聽歲入奏事四年八月卒年五十七帝悼惜之贈豐州觀察使內侍護喪還京師子

承素東染院副使

張繼能字守拙并州太原人父贊晉末爲內班繼能建隆初以黃門事禁中太平興國初爲內品從征河東命主城南洞屋以勞遷高品契丹入寇命爲高陽鎮定路先鋒都監從崔彥進戰長城口多所俘馘明年又與彥進敗契丹于唐興口轉殿頭高品雍熙中夏州叛命李繼隆爲銀夏都部署以繼能監軍俄徙護定州屯兵領驍捷卒三千屯五回嶺端拱初遷入內殿頭從趙保忠討李繼遷保忠薦其有材命與保忠同經略其事代還掌內弓箭庫淳化三年與白承睿護芻粟入靈武會繼

遷復寇邊命繼能承睿與知靈州侯延廣領驍卒五千  
同主軍務俄留爲本州都監及鄭文寶議城威州清遠  
軍繼能護其役工畢命與西京作坊副使張延洲同知  
軍事又與田紹斌同掌積石砦就遷內供奉官靈環慶  
清遠軍後陣都監與西人轉鬪敗走之復還清遠詣闕  
奏事遷內殿崇班未幾拜供備庫副使復遣護環州屯  
兵徙涇原儀渭都巡檢使真宗卽位遷崇儀使靈環十  
州軍兵馬都監兼巡檢安撫使咸平三年王均之亂命  
爲川峽兩路招安巡檢使成都平留爲利州招安巡檢  
尋召歸會銀夏寇警復爲邠寧駐泊都監夏人寇清遠

軍營于積石河繼能與楊瓊馮守規在慶州逗遛不時  
赴援致陷城堡又焚棄青岡砦特詔下御史府免死長  
流儋州景德二年會赦還爲內侍省內常侍又爲陝西  
捕賊巡檢獲千餘人改內殿崇班從朝陵爲行宮四面  
巡檢四年宜州卒陳進爲亂初知州劉永規馭下嚴酷  
課澄海卒伐木葺州廨數不中程卽杖之至有率妻孥  
趣山林以采者雖甚風雨不停其役故進因衆怨殺永  
規及監軍國鈞擁判官盧成均爲帥據其城七月奏至  
詔東上閣門使忠州刺史曹利用供備庫使賀州刺史  
張煦爲廣南東西路安撫使如京副使張從古及繼能

副之虞部員外郎薛顏同勾當轉運事發荆湖蘄黃州  
兵討之上語近臣曰番禺寶貨雄富賊若募驍果立謀  
主沿流東下趣廣州則爲患深矣遣內侍高品周文質  
使廣州監屯兵會隣路巡檢使控要路集東西海戰權  
扼端州峽口賊悉衆來攻柳城縣殿直韓明許貴郝惟  
和以所部兵千餘禦敵明貴死之惟和僅以身免成均  
奉宜州印遣使詣舒賁求救罪是夕進復陷柳城官軍  
退保象州賊又寇懷遠軍知軍殿直任吉與邕桂巡檢  
殿直張崇寶侍禁張守榮擊走之賊退而復集者累日  
吉輩固守屢與鬪大獲其器甲又攻天河砦砦兵甚少

監軍奉職錢吉部分嚴整一戰敗之賊衆屢劔頗潰去  
衆心攜貳將棄宜州以家屬之悼耄者五百人隕江中  
率其衆裁三千趣柳象將入容管初至柳州限江不能  
度知州王昱望賊遁走城遂陷朝廷以詔書四十分揭  
要路諭賊歸順者悉釋其罪賊挈族居思順州分兵攻  
象州利用命入內高班于德潤以千兵倍道襲逐利用  
等繼至遇賊武僊縣之李練鋪賊初不知覺惟進率衆  
來拒直犯前軍前軍寄班侍班郭志言麾騎士左右縱  
擊賊衣順水甲執標牌以進飛矢攢鋒不能卻前軍卽  
持棹刀巨斧破其牌史崇貴登山大呼曰賊走矣急殺

之賊心動衆遂潰逐北至象州城下賊若猶有據長竿  
瞰城中者成均始挈其族以詔書來降乃斬進并其黨  
生擒賊帥六十餘人斬首級獲器甲戰馬甚衆利用分  
兵捕餘寇遣于德潤馳奏其事授利用引進使煦如京  
使從古莊宅副使繼能供備庫使志言供備庫使又以  
御前忠佐馬步軍副都軍頭郭全豐爲都軍頭領勤州  
刺史歸遠軍士手殺進者李昊劉宗趙敏並補本軍頭  
張守榮爲供奉官閭門祇候張崇寶任吉並爲供奉官  
錢吉爲右侍禁又以知象州大理寺丞何邴最有勞優  
拜祠部員外郎賜緋又賜邴三子知道知古知常出身



邴之親屬同扞寇者悉甄叙之升象州爲防禦使初賊  
攻象州城在高丘上素無井閉壘之日皆以乏水爲慮  
賴天雨停水將竭而雨復下如是者兩月汲之以濟山  
中無烽候每欲破賊卽禱於城西神祠或見巨蟒吞龜  
是日果有克獲衆以爲神靈助順之應張守榮俄病瘴  
遣尚醫馳往視之未至而卒贈如京使錄其子官十二  
月餘寇悉平東封留繼能爲京舊城內巡檢鈐轄俄加  
東染院使大中祥符二年入內都知李神福等坐事悉  
罷擢繼能入內侍省副都知時宗室多召侍講說書  
上嘉其勤學令講誦日別給公膳專遣繼能主之俄又

與內殿承制岑保正提點郡縣主諸院事三年兼羣牧都監祀汾陰留掌大內兼舊城內巡檢鈐轄俄領會州刺史謁太清宮爲天書扶持都監七年以疾求解職不許命爲涇原議渭鎮戎軍兩路鈐轄未幾徙鄜延都鈐轄先是內屬戶殺漢口者止罰孳畜繼能則麗於常法繇是西人畏而不敢犯德明雖受朝命而羌部不絕寇境繼能日課卒截竹爲簽署字其上且言以備將士記殺獲功狀賊聞之甚懼歸朝復泣羣牧仁宗在儲宮常親書一幅賜之繼能以聞真宗亦爲標題其末人以爲榮九年坐前護修莊穆皇后陵摧陷左授西染院使掌

往來國信天禧初復西京左藏庫使國信司吏陳誠者頗巧黠繼能欲援置羣牧司而誠先隸羣牧坐事停職至是羣牧吏左宗挾其宿負白制置使曹利用故誠不遂所求繼能怒宗之沮已密遣親事卒偵宗會宗弟元喪妻宗嘗爲假敦駿軍校馬送葬及還元抵飲肆與酒保相毆繫府中而假馬之事未發誠卽白繼能請屬府中并劾其事知府樂黃目受屬獄未就爲羣牧副使楊崇勳所發繼能坐罷內職降授西京作坊使出爲邠寧鈐轄繼能自陳不願外任得掌瑞聖園尋領往來國信所三年復爲西京左藏庫使內侍右班副都知未幾遷

崇儀使以衰老求解職轉內園使掌瓊林苑五年卒年六十五特贈汀州團練使錄其子懷忠爲大理寺丞孫逖爲三班奉職遜爲借職春坊祇候繼能性沉密知兵頗勇敢喜讀書然好治生晚年急於聚蓄衆以此少之何邴後歸朝知磁州而卒一子知崇裁十餘歲特補大廟齋郎又徙其姪平夷尉知古爲滏陽尉省郎無賞延之例猶以城守勞故甄錄焉

衛紹欽開封人父漢超內侍高品紹欽始以中黃門給事晉邸太宗卽位補入內高品甚被親倚從征太原命督諸將攻城劉繼元降命領驍卒先入城燒其營柵遷

殿頭高品雍熙二年擢入內西頭供奉官淳化中部修  
皇城功畢授內侍押班五年加崇儀副使李順之亂王  
師致討與王繼恩同領招安捉賊事遇賊鬪學射山南  
又攻清水壩破雙流砦招降數萬衆斬千餘級順死餘  
黨保險爲寇又與楊瓊先扼要路以邀之擒斬萬餘人  
獲器甲槍槊千餘遣別將曹習領兵捕餘賊于安國鎮  
斬三百級時嘉眉二州賊尚擾城郭又遣內殿崇班宿  
翰討之兩川平召還深被褒勞真宗嗣位拜宮苑使領  
愛州刺史充入內副都知修奉永熙都監旣復土遂爲  
陵使景德二年改皇城使從幸河朔命爲車駕前後行

宮四面都巡檢次澶淵命領扈駕兵守河橋三年加昭  
宣使朝諸陵復爲行宮巡檢駐洛陽命爲皇城內外都  
巡檢歷掌三班院皇城儀鸞翰林司卒年五十六紹欽  
苛愎少恩不爲衆所附太平興國中江東有僧詣闕請  
修天台壽昌寺且言寺成願焚身以報太宗允其請命  
紹欽往督營膳旣訖役遽積薪於廷請僧如願僧言欲  
見至尊面謝紹欽曰昨朝辭日親奉德音不煩致謝僧  
惴怖偃蹇顧道俗望有救之者紹欽卽促令躋薪上火  
旣盛僧欲投下紹欽遣左右以叉抑按而焚之子承慶  
至內殿承制

石知顒真定人曾祖承渥梁尚食使祖守忠晉內供奉  
官父希鐸高品知顒形貌甚偉建隆中授內中高品太  
宗卽位改供奉官雍熙中諸將征幽薊以知顒隨軍歸  
掌儀鸞司淳化中明州初置市舶司與蕃商貿易命知  
顒往經制之轉內殿崇班親王諸宮都監從王繼恩平  
蜀寇就遷西京作坊副使咸平初遷正使帶御器械契  
丹犯邊上北巡命爲天雄軍澶州巡檢使俄改德博等  
州緣河巡檢使兼安撫加領長州刺使三年戍鎮定高  
陽關三路押大陣是冬改高陽關駐泊行營鈐轄歸朝  
復掌親王諸宮事景德中自京抵泗遣徒治河堤命總

其役初計工累月及是浹日而畢上面加褒諭賜白金千兩授入內都知大中祥符初遷內園使俄以定內侍遷秩品第不當爲其列所誣坐罷都知三年爲并代州鈐轄遷莊宅使徙鎮定高陽關鈐轄四年命與內殿崇班張繼能供奉官侍其旭同修太祖神御殿上封求覲闕下復掌羣牧司三班院親王諸宮事天禧二年爲并代州鈐轄兼管勾麟府路軍馬事三年卒年六十九孫全彬

全彬字長卿以知顯奏補入內小黃門累遷西頭供奉官仁宗使致香幣于南海密詔察所過州縣吏治民俗



還具以對帝以爲忠謹陝右羣盜殺鳳州巡檢遣往擒滅之元昊叛全彬監鄜州兵救延州解圍去經略使明鎬言其勇略善將得邊人情除并代州都監加內侍押班進鈐轄徙鄜延還爲押班儂智高寇廣南以爲湖南江西路安撫副使出桂林請于宣撫使狄青願獨當一隊以自效於是使將佐方兵力戰于邕州南方平領綿州防禦使張貴妃居寧華殿閣命全彬提舉妃薨治喪過制皆劉沆王洙與全彬共爲之數月進宮苑使利州觀察使給兩使留後奉俄爲入內副都知知制誥劉敞封還詞命居三月復授之轉領信武軍留後爲永昭陵

鈴轄時去永定復土四十二年有司多亡其籍全彬以  
心計辦治遷福延宮使提點奉先院熙寧中卒年七十  
六贈太尉定武軍節度使諡曰恭僖

鄧守恩并州人十歲以黃門事太宗淳化中盜起成都  
從王繼恩往討之至道初就護西蜀屯兵咸平初爲入  
內高班契丹入寇命石保吉爲鎮定都部署以守恩爲  
都監踰年入掌駢驥院會龍騎判卒剽劫環慶遣守恩  
擒翦之景德初爲澶濮都巡檢又使環慶及戎瀘等州  
巡察邊事大中祥符初按獄于濮州雪寃人十餘預監  
修玉清昭應宮會靈觀七年又兼修真遊殿景靈宮累

遷入內高品供奉官宮成遷內殿承制八年預修大內  
改西京作坊副使九年營造皆畢授東染院使充會靈  
觀都監天禧二年掌軍頭引見司又修祥源觀成遷崇  
儀使三年授入內押班河決滑州命爲修河鈐轄郊祀  
召爲行宮使改如京使復還本任四年春河復故道遷  
文思院使歸朝加領昭州刺史是秋掌皇城國信二司  
整肅禁衛遷入內副都知會建天章閣命領其事又勾  
當資善堂兼太子左右春坊司守恩長七尺餘狀貌甚  
偉泄事幹敏以彊果稱于時五年卒年四十八贈淄州  
防禦使錄其子官

宋史卷四百六十六

宋史卷四百六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二十六

宦者二

楊守珍 韓守英 藍繼宗 張惟吉

甘昭吉 盧守勲 王守規 李憲

張茂則 宋用臣 王中正 李舜舉

石得一 梁從吉 劉惟簡

楊守珍字仲寶開封祥符人爲入內黃門習書史學兵家方畧善射家僮過堂下一發貫髻人服其精選爲環

慶路走馬承受公事契丹謀入塞爲鎮定高陽關行營  
同押先鋒事會許民周繼宗爲人誣告與外夷交通干  
證者六十人辭服遣守珍覆問悉辨理出之徙真定保  
趙等州駐泊都監邕桂等十州安撫都監從曹克明降  
撫水州蠻築二柵以扼其要天禧初擒盜於青灰山累  
遷西京作坊使帶御器械永興軍兵馬鈐轄徙真定邠  
寧路爲內侍省內侍押班提點內弓箭軍器庫進內園  
使右班都知領端州刺史嘗侍仁宗苑中命乘馬馳射  
賞其便習賜錦袍卮酒卒贈原州防禦使

韓守英字德華開封祥符人初爲入內高品從征河東

數奉詔至石嶺關督戰取隆州遷殿頭久之以西頭供奉官擢入內內侍押班遷副都知隨王繼恩招安西川爲先鋒戰于劔門有功遷西京作坊使劔門都監還勾當三班院進入內內侍都知歷定州鎮定高陽關并代路兵馬鈐轄契丹圍岢嵐軍守英與鈐轄張志言知府州折惟昌帥所部渡河抵朔州以牽賊勢遂破狼水砦俘數百人獲馬牛羊鎧甲以數萬計賊爲解去賜錦袍金帶俄領會州刺史解都知再遷昭宣使復領三班出爲鄜延路都鈐轄徙并代路建言本路宿兵多百姓困於飛輓今幸邊鄙無事請留騎軍千餘人悉徙內地真

宗曰邊臣能體朝廷恤民之意宜詔諸路視此行之提  
舉在京諸司庫務勾當皇城司爲趙德明官告使歷宣  
政宣慶二使內侍左班都知領獎州團練使雅州防禦  
使入內都知管勾修國史書成進景福殿使又爲延福  
宮使入內都知復提舉諸司庫務卒贈定國軍節度觀  
察留後

藍繼宗字承祖廣州南海人事劉鋹爲宦者歸朝年十  
二遷爲中黃門從征太原傳詔營陳間多稱旨秦州並  
邊有大小洛門砦自唐末陷西羌雍熙中溫仲舒諭酋  
豪使獻其地徙衆渭北言者以爲生事請罷仲舒太宗



遣繼宗往按視還奏二砦據要害產良木不可棄帝悅  
復使繼宗勞賜仲舒累遷西京作坊副使勾當內東門  
元德太后章穆皇后葬爲按行園陵使車駕北征勾當  
留司皇城司車駕謁諸陵近陵舊乏水繼宗疏泉陵下  
百司從官皆取以濟擢入內副都知爲天書扶侍都監  
詔與李神祐第東封扈從內臣之勞而入內供奉官范  
守遜等訴其不公罷都知祀汾睢復爲天書扶侍都監  
再遷東染院使明年領會州刺史進崇儀使勾當皇城  
司修玉清昭應宮與劉承珪典工作宮成遷洛苑使高  
州團練使充都監坐章穆皇后陵隧墊貶如京使典修

景靈宮進南作坊使復修會靈祥源觀車駕幸亳州管  
勾留司大內公事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勾當三班院修  
國史院爲趙德明加恩使德明與繼宗射繼宗每發必  
中德明遺以所乘名馬爲內侍省右班都知遷入內都  
知仁宗卽位遷左驥驥使忠州防禦使永定陵修奉鈴  
轄歷昭宣宣政宣慶使累上章求致仕特免入朝拜舞  
及從行幸頃之復固請罷都知以景福殿使邕州觀察  
使家居養疾卒贈安德軍節度使諡僖靖繼宗事四朝  
謙謹自持每領職未久輒請罷家有園池退朝卽亟歸  
同列或留之繼宗曰我欲歸種花卉弄游魚爲樂爾景

福殿置使自大中祥符間至繼宗授者纔三人養子元  
用元震元用終左藏庫使梓州觀察使元震以兄蔭補  
入內黃門轉高班給事明肅太后禁中夜火后擁仁宗  
登西華門左右未集元震獨傳呼宿衛以功遷高品爲  
三陵都監條列防守法其後諸陵以爲式歷羣牧都監  
監三館祕閣積官皇城使累遷入內副都知忠州防禦  
使仙韶院火元震救護火以時息詔褒之賜襲衣金帶  
卒贈鎮海軍留後元震養子五人畜闍子

張惟吉字祐之開封人初補入內黃門遷殿頭高陽關  
路走馬承授公事護塞滑州天臺埽役遷西頭供奉官

監在京榷貨務知嘉州張約以贓敗詔與御史王軫往  
劾其獄還領內東門司爲修奉章獻章懿太后二陵承  
受時議復用李諮榷茶算緡法乃以惟吉爲內殿崇班  
復監榷貨務凡內侍領內東門次遷勾當御藥院而惟  
吉纔進官衆以爲薄惟吉欣然就職再朞以羨餘遷承  
制爲趙元昊官告使還言元昊驕僭勢必叛請預飭邊  
備及元昊寇延州遣按視延鄜環慶兩路器甲并訪攻  
守利害敵旣退夏竦韓琦謀自鄜延深入乘虛擊之命  
惟吉募并汾驍勇副以土兵輕齎赴河外惟吉以爲我  
師當持重伺變不宜馳赴不測以自困已而元昊果引

去還奏稱旨領皇城司遷內侍省押班羣牧都監簡陝西冗兵領軍頭引見司遷供備庫使盡汰軍頭司軍校之罷癯者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領恩州刺史爲入內都知商湖決爲澶州修河都鈐轄轉運使施昌言請亟塞崔嶧以爲歲災民困役宜緩命惟吉按視言河可塞而民誠困財用不足宜少待之從其議遷如京使果州團練使復領皇城司卒惟吉任事久頗見親信而言弗阿徇張貴妃薨將治喪皇儀殿諸宦官皆以爲可獨惟吉曰此事干典禮須翌日問宰相旣而宰相不能執議惟吉深以爲非贈昭信軍節度觀察留後逾月又贈保

順軍節度使諡忠安養子若水字益之以惟吉奏補小  
黃門給事章惠太后殿轉入內高品王師平貝州征儂  
賊皆以幹敏選爲走馬承受賊平以勞進官三遷環慶  
路鈐轄討環州解乚曰族復有功歷帶御器械內侍押  
班副都知熙寧初造神臂弓成神宗御延和殿臨閱置  
鐵甲七十步俾衛士射未有中者若水自請射連中徹  
札建慶壽寶慈兩宮典領工作再遷嘉州防禦使以病  
斬解職領輝州觀察使提舉四園苑諸司庫務卒贈天  
平軍留後

甘昭吉字祐之開封人初以內侍殿頭爲英韶州巡檢

捕盜有功再遷內殿崇班京東路都巡檢齊州武衛小校馮坦率營卒二百突入州廳事欲爲變昭吉單騎馳往戒所從將士操兵在外先獨見亂卒諭以福禍令推首惡自贖衆疑沮不敢動已而操兵者皆入卽共執十餘人告曰此誘我者也昭吉立殺之縱其餘去州以無事特遷供備庫副使帶御器械後內侍省押班闕仁宗記前功特以授之遷入內副都知英宗卽位之夕昭吉直禁中翊衛有勞自文思副使超遷供備庫使康州刺史昭吉奏曰臣本孤微無左右之舉而先帝知臣朴直自小官拔用至此分當從葬今願得洒掃陵寢足矣帝

愛其忠特授承昭陵使加如京使還朝表辭職以左龍  
武軍大將軍致仕卒昭吉敦實慎密人士稱之

盧守勲字君錫開封祥符人自入內內品累遷禮賓使  
邠寧環慶路鈐轄還爲入內內侍省押班領昌州刺史  
明道中改葬章懿太后而舊藏有水以守勲嘗典葬事  
罷爲永興軍兵馬鈐轄徙鄜延路再遷六宅使加貴州  
團練使進榮州防禦使兼邠寧環慶路安撫都監元昊  
寇保安軍守勲率兵擊走之特遷左驥驥使移陝西鈐  
轄初劉平石元孫被執守勲撫膺涕泣不敢出又嘗易  
蕃官馬延州通判計用章勸范雍棄城將保鄜州雍欲



遣安撫都監李康伯往說賊不肯行賊去而守勲用章更相論奏知制誥葉清臣以守勲擁兵觀望請正其罪并按二人守勲奪防禦使爲湖北都監用章除籍配雷州本城康伯均州都監久之復恩州防禦使遷利州觀察使歷真定府定州北京路鈐轄以左衛大將軍致仕卒贈保順軍節度使諡安恪養子昭序

王守規真定欒城人入內副都知守忠之弟守忠事真宗謹愿慎密眷遇最厚明道時守規爲小黃門禁中夜半火守規先覺自寢殿至後苑皆擊去其鎖乃奉仁宗及皇太后至延福宮回視所經處已成煨燼翌日執政

先朝卷四十一 列傳  
七  
候起居帝曰非王守規導朕至此幾不與卿等相見以  
功遷入內殿頭選治京城水決汴河于公賈村決蔡河  
于四里橋水患以息加帶御器械積官至宣慶使康州  
防禦使內侍右班副都知卒年六十七贈昭武將軍留  
後

李憲字子範開封祥符人皇祐中補入內黃門稍遷供  
奉官神宗卽位歷永興太原府路走馬承受數論邊事  
合旨幹當後苑王韶上書請復河湟命憲往視師與韶  
進收河州加東染院使幹當御藥院復戰牛精谷拔珂  
諾城爲熙河經畧安撫司幹當公事按視鄜延軍制行

至蒲中會木征合董璫鬼章之兵攻破踏白城殺景思立圍河州詔趣赴之憲馳至軍先是朝廷出黃旗書敕諭將士如用命破賊者倍賞於是憲晨起帳中張以示衆曰此旗天子所賜也視此以戰帝實臨之士爭呼用命以進督諸將傍山焚族帳卽日通路至河州賊餘衆保踏白官軍出與戰大破之進至餘川又破賊堡十餘木征率酋長八十餘人詣軍門降捷聞以功加昭宣使嘉州防禦使還爲入內侍省押班幹當皇城司安南叛副趙高招討未行高建言朝廷置招討副使軍士須共議至節制號令卽宜歸一憲銜之由是屢紛辨遂罷

憲而令乘驛計議秦鳳熙河邊事諸將皆聽節度於是御史中丞鄧潤甫御史周尹蔡承禧彭汝礪極論其不可又言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禍小有成功其禍大章再上弗聽冷雞朴誘山後生羗擾邊木征請自効衆以爲不可憲曰何傷乎羗人天性畏服貴種聽之往木征盛裝以出衆聳視皆無鬪志師乘之殺獲萬計斬冷雞朴董氈懼卽遣使奉贄効順加宣州觀察使宣政使入內副都知又遷宣慶使時用兵連年度支調度不繼詔憲兼經制財用裁冗費什六歲運西山巨木給京師營繕賜瑞應坊園宅一區元豐中五路出

師討夏國憲領熙秦軍至西市新城復蘭州城之請建  
爲帥府帝又詔憲領兵直趣興靈董種亦稱欲往宜乘  
機協力入掃巢穴若興靈道阻卽過河取涼州乃總兵  
東上平夏人于高川石峽進至屈吳山營打囉城趨天  
都燒南牟府庫次葫蘆河而還憲旣不能至靈州董種  
亦失期師無功憲欲以開蘭會邀功彌責同知樞密院  
孫固曰兵法期而後至者斬况諸路皆至而憲獨不行  
不可赦帝以憲猶有功但令詰擅還之由憲以餽餉不  
接爲辭釋弗誅復上再舉之策兼陳進築五利且從之  
會李順舉入奏具陳師老民困狀乃罷兵趣憲赴關道

賜銀帛四千爲涇原經畧安撫制置使給衛三百進景  
福殿使武信軍留後使復還熙河仍兼秦鳳軍馬夏人  
入蘭州破西關降宣慶使憲以蘭州乃西人必爭地衆  
數至河外而相羊不進意必大舉乃增城守塹壁樓櫓  
具備明年冬夏人果大入圍蘭州步騎號八十萬衆十  
日不克糧盡引去又詔憲遣間諭阿里骨結等且選騎  
度河與賊遇破之坐妄奏功狀罷內省職事哲宗立改  
永興軍路副都總管提舉崇福宮御史中丞劉摯論憲  
貪功生事一出欺罔避興靈會師之期頓兵以城蘭州  
遺患至今永樂之圍逗留不急赴援降宣州觀察使又

貶右千牛衛將軍分司南京居陳州卒年五十一紹聖元年贈武泰軍節度使初諡敏恪改忠敏憲以中人爲將雖能拓地降敵而罔上害民終貽患中國云

張茂則字平甫開封人初補小黃門五遷至西頭供奉官幹當內東門禁庭夜有盜茂則首登屋以入旣獲賊遷領御藥院仁宗不豫中夜促召茂則趨入扶衛左右或欲掩宮門茂則曰事無可慮何至使中外生疑耶帝疾間欲處以押班懇求補外轉宮苑使果州團練使爲永興路兵馬鈐轄入爲內侍押班再遷副都知熙寧初同司馬光相視恩冀深瀛四州生隄及六塔二股河利

害進入內都知上元夜宮中火督衆卽撲滅詔曰官禁不驚帑藏如故惟忠與力予固嘉之賜以窄衣金帶累乞退休言受國厚恩廩食過量積而未請者七年乞令三司毀券詔褒之仍進其官哲宗卽位遷寧國軍留後加兩省都都知卒年七十九茂則性儉素食不重味衣裘累十數年不易紹聖論元祐人以茂則嘗預任使遣貶左監門衛將軍崇寧中入黨籍

宋用臣字正卿開封人爲人有精思彊力以父蔭隸職內省神宗建東西府築京城建尙書省起太學立原廟導洛通汴凡大工役悉董其事性敏給善傳詔令故多



訪以外事同列悉藉以進朝士之乏廉節者往往諂附之權勢震赫一時積勞至登州防禦使加宣政使元祐初言者論其罪降爲皇城使謫監滁州太平州酒稅四年主管靈僊觀紹聖初召爲內侍押班進瀛州刺史徽宗卽位遷蔡州觀察使入內副都知爲永泰陵修奉鈐轄卒陵下贈安化軍節度使諡僖敏諡議謂用臣爲廣平宋公有天子念公之勞久徙于外之語豐稷論奏以爲凡稱公者皆須耆宿大臣與鄉黨有德之士其曰念公之勞久徙于外斯乃古周公之事於用臣非所宜言也止令賜諡論者是之

王中正字希烈開封人因父任補入內黃門遷赴延福宮學詩書曆算仁宗嘉其才命置左右慶曆衛士之變中正援弓矢卽殿西督捕射賊悉就擒時年甫十八人頗壯之遷東頭供奉官歷幹當御藥院鄜延環慶路公事分治河東邊事破西人有功帶御器械神宗將復熙河命之規度還言熙河譬乳虎抱玉乘爪牙未備可取也遂從王韶入熙河治城壁守具以功遷作坊使嘉州團練使擢內侍押班吐蕃圍茂州詔率陝西兵援之圍解自石泉至茂州謂之隴東路土田肥美西羌據有之中正不能討乃因吐蕃入寇言其路經靜州等族榛僻

不通邇年商旅稍往來故外蕃因以乘間縣至綿與茂道里均而龍安有都巡檢緩急可倚仗請割石泉隸綿而窒其故道從之隴東遂不可得還使熙河經畫鬼章進昭宣使入內副都知元豐初提舉教畿縣保甲將兵捕賊盜巡檢獻民兵伍保法請於村疇及縣以時閱習悉行其言復往鄜延環慶經制邊事詔凡所須用度令兩路取給無限多寡旣行又稱面受詔所過募禁兵願從者將之主者不敢違問罪西夏以中正簽書涇原路經畧司事詔五路之師皆會靈州中正失期糧道不繼士卒多死命權分屯鄜延並邊城砦以俟後舉自請罷

省職遷金州觀察使提舉西太一宮坐前敗貶秩元祐  
初言者再論其將王師二十萬公違詔書之罪劉摯比  
中正與李憲宋用臣石得一爲四凶又貶秩兩等久之  
提舉崇福宮紹聖初復嘉州團練使卒年七十一

李舜舉字公輔開封人世爲內侍曾祖神福事太宗以  
信謹終始舜舉少補黃門仁宗使督工冶金爲器旣成  
有羨數并上之帝嘉其不欺出爲秦鳳路走馬承受英  
宗立奏事京師會帝不豫內謁者止之宮門舜舉曰天  
子新卽位使者從邊方來不得一見而去何以慰遠人  
謁者以聞亟召對帝意良悅因言承受公事以察守將

不法爲職而終更論最乃使帥臣保任乞免之遂刪舊制熙寧中歷幹當內東門御藥院講筵閣實錄院郭逵討交州以爲廣西幹當公事軍中之政得與講畫或疾置入朝稟受成算會逵貶亦降左藏庫副使以文思院使領文州刺史帶御器械進內侍押班制置涇原軍馬五路師出無功議再舉李憲督饋糧言受密詔自都轉運使以下乏軍興者皆聽斬民懲前日之役多死於凍餒皆憚行出錢百緡不能雇一夫相聚立柵山澤不受調吏往逼呼輒毆擊解州至械縣令以督之不能集舜舉人奏其事乃罷兵退詣中書王珪迎勞之曰朝廷以

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  
壘此卿大夫之辱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  
內臣正宜供禁庭洒掃之職豈可當將帥之任聞者代  
珪慚焉轉嘉州團練使沈括城永樂遣舜舉計議被圍  
急斷衣襟作奏曰臣死無所恨願朝廷勿輕此賊尋以  
死聞贈昭信軍節度使諡曰忠敏舜舉資性安重與人  
言未嘗及宮省事頗覽書傳能文辭筆札在御藥院十  
四年神宗嘗書李舜舉公忠奉上恭勤檢身始終惟一  
以安以榮十九字賜之

石得一開封人爲內侍黃門累官內殿承制神宗時帶

御器械管幹龍圖天章寶文閣皇城司四遷入內副都知元祐初領成州團練使罷內省職御史劉摯言得一頃筦皇城恣其殘刻縱遣邏者所在縶布張弇設網以無爲有以虛爲實朝廷大吏及富家小人飛語朝上暮入狴犴上下惴恐不能自保至相顧以目者殆十年坐降左藏庫使卒紹聖中贈隨州觀察使

梁從吉字君祐開封人補入內高班王則反奉命宣慰還言小寇無多慮諸將之兵足以翦除若得重臣統其事不崇朝可平矣於是仁宗以文彥博爲安撫招討使賊平又奏請分河北爲路每路以一帥府統之遂建魏

鎮定瀛四帥熙寧初爲邠寧環慶路駐泊兵馬鈐轄夏人寇大順城圍慶州七砦從吉率兵八百餘人與戰獲其酋領又討平寧州叛卒以功升都鈐轄累官皇城使從高遵裕至寧武督士卒攻城身被創甚進入內押班遷永州團練使爲副都知元祐中卒贈成德軍節度使諡曰敏恪

劉惟簡開封人由入內黃門積官至昭宣使康州刺史高陽關路兵馬都監爲入內押班英宗初立惟簡自河北來朝請對寢門內謁者難之獨引見皇太后惟簡立福寧殿下雨沾衣不退帝起坐幃中望見呼問曰諸路



如汝者幾人何以獨來對曰陛下新卽位臣來自邊塞未瞻天表不敢輒還不知其他帝歎曰小臣知所守如此識其姓名屏間他日神宗覽所題屏擢幹當延福宮自是蒙親信交人叛詔馳驛至桂州審視事勢還言帥臣劉彝貪功生事罪當誅乾德狂童頸不足繫帝信之郭逵趙高南征以爲行營承受逵高被謫惟簡亦奪一官陝西五路師還受命撫犒士卒以疾先還者不賜惟簡心知其不便至慶州疏言士卒不幸以將臣上違聖畧糧食不繼逃生以歸其情可貸今同立庭中而不預賜恐患生倉卒帝用其言均予之又使案閱河北保甲

宋史卷四百六十七  
列傳  
十五  
振濟京西水災參定諸陵薦獻既而爲言者所劾擯不用哲宗在藩時惟簡奔奏服勤及親政召至左右以內侍押班卒贈昭化軍留後

宋史卷四百六十七

宋史卷四百六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二十七

宦者三

李祥

陳衍

馮世寧

李繼和

高居簡

程昉

蘇利涉

雷允恭

閻文應

任守忠

童貫

方臘附

梁師成

楊戩

李祥開封人爲入內黃門資驍銳善騎射用材武中選授涇原儀渭同巡檢從景思立于河湟以功遷內殿崇

班爲河州駐泊兵馬都監從郭達討交趾駐富民江賊  
兵大至與涇原將姚兕力戰敗之遷皇城使鎮戎軍沿  
邊都巡檢使從劉昌祚征靈武議功加沂州團練使或  
言所部兵死亡多降簡州刺史權熙河蘭會路都監總  
岷州兵夏人攻蘭州祥赴援保險待變數日虜徹圍去  
復團練使進階州防禦使從种誼襲鬼章有功升兵馬  
都鈐轄在熙河二十餘年以宣慶使內侍押班卒

陳衍開封人以內侍給事殿庭累官供備庫使梁惟簡  
薦諸宣仁聖烈皇后主管高韓住宅領御藥院內東門  
司宣仁山陵爲按行使俄以左藏庫使文州刺史出爲

真定路都監御史來之邵方力詆元祐政事首言衍在垂簾日怙寵驕肆交結戚里進退大臣力引所私俾居耳目之地張商英亦論衍交通宰相御服爲之賜珠結託詞臣儲祥爲之賜膳蓋指呂大防蘇軾也衍坐貶監郴州酒稅務惟簡以援引張士良梁知新以黨附皆得罪已又編管白州徙配朱崖章惇起獄誣元祐諸老大臣云結衍輩以謀廢立士良嘗與衍同在宣仁后閣自郴州召之使實其說士良至但言宣仁彌留之際衍嘗可否二府事及用御寶付外而已鍛鍊無所得安惇蔡京乃奏衍疏隔兩宮斥隨龍內侍十餘人于外以剪除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馮世寧  
人主腹心羽翼意在動搖大逆不道乃詔處死令廣西  
轉運使程節泣其刑

馮世寧字靜之以入內黃門累遷昭宣使忠州團練使  
入內押班揚國公主寢疾哲宗欲夜出問訊世寧執言  
不可帝雖微忤卒爲之改容再遷景福殿使明州觀察  
使至副都知崇寧新官名世寧首知入內內侍省事禁  
中夜火使宿衛士撲滅之既定令自他途出蓋不欲使  
知宮省曲折也徽宗賞歎進感德軍留後政和初以內  
客省使彰化軍留後致仕世寧出入禁闈六十年循謹  
無過卒年六十七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恭節

李繼和開封人以父任爲內侍黃門慶曆中爲河北西路承受保州兵叛塞城門距守官軍重圍之不得入繼和獨上南關門密呼所結內應者諭以禍福衆言俟李昭亮至卽斬關自歸已而果然賊平遷兩秩王則反貝州爲城下走馬承受沙苑闕馬詔秦州置塲以券市之繼和領職不數月得馬千數而人不擾舊制內侍入仕三十年始得磨勘至是乃令以勞進官者無拘於年環州弓箭手歲時給酒州將不與衆誼訴亟闔府門不敢出繼和步入衆中譬曉之曰汝曹爲一杯酒遂喪軀命乎衆悟散去事聞擢帶御器械累遷宣慶使文州團練

宋史卷之六十一 雜傳  
三  
使入內副都知卒子從善援例求贈官神宗曰此弊事也繼和無軍功何必贈自是爲定制云

高居簡字仲路世本番禺人以父任爲入內黃門護作溫成原廟奉神物以精辦稱超轉殿頭領後苑事坐奉使梓夔路多占驛兵降高品歷領龍圖天章寶文閣內東門司幹當御藥院神宗卽位御史張唐英言其資性儉巧善迎合取容中丞司馬光亦言其久處近職罪惡已多祖宗舊制幹當御藥院官至內殿崇班以上卽須出外今陛下獨留四人中外以此竊議况居簡頃在先朝依憑城社物論切齒及陛下繼統乃復先自結納使



寵信之恩過於先帝願明治其罪以解天下之惑於是  
罷爲供備庫使稍遷帶御器械進內侍押班以文思使  
領忠州刺史卒贈輝州觀察使居簡聞外廷議論必以  
入告省中目爲高直奏仁宗時常使南海遇廣州火救  
者不力居簡督衆護軍資甲仗二庫賴以獲全事聞詔  
褒之

程昉開封人以小黃門積遷西京左藏庫副使熙寧初  
爲河北屯田都監河決棗彊釀二股河導之使東爲鋸  
牙下以竹落塞決口加帶御器械河決商胡北流與御  
河合爲一及二股東流御河遂淺澱昉以開浚功遷宮

苑副使又塞漳河作浮梁于洺州兼外都水丞詔相度  
興脩水利河決大名第五埽昉議塞之因疏塘水溉深  
州田又導葫蘆河自樂壽之東至滄州二百里塞孟家  
口開乾寧軍直河作橋于真定之中渡又自衛州王供  
堦導沙河入御河以廣運路累遷達州防禦使制置河  
北河防水利御史盛陶言昉挾第五埽之功專爲已力  
假朝廷威福恐動州縣所開共城河頗廢人戶水磴久  
無成功又議開沁河因察訪官按行始知不便漳河滹  
沱之役水占邢洺趙深祁五州之田王廣廉孔嗣宗錢  
總趙子幾皆嘗論奏其姦欺之狀則多置撻口指決河

所侵便爲淤田其事權之盛則舉官廢吏惟其所欲悖  
慢豪橫則受聖旨者三受提點刑獄司牒者十二故有  
違拒小人誤當賞擢驕暴自肆願遣官代還仍行究治  
神宗曰王安石以昉知河事故加任使令開漳河用工  
七百萬滹沱八九百萬已議體量矣始安石欲興水利  
驟用昉昉挾安石勢而慢韓琦後安石覺其虛誕亦疎  
之以憂死贈輝州觀察使遂罷都大制置河防水利司  
蘇利涉字公濟祖保遷自廣州以闈人從劉鋹入朝利  
涉初爲入內內品慶曆中衛士之變以護衛有勞賞激  
加等英宗爲皇子利涉給事東宮及卽位遷東頭供奉

官欲以爲潁王府都監力辭幹當御藥院遷供備庫使  
帝不豫侍醫藥最勤言輒流涕及帝崩乞與醫官同貶  
三上表待罪不許神宗卽位授達州刺史歷內侍押班  
副都知轉海州團練使僊韶院火營救甚力賜襲衣金  
帶卒年六十四贈奉國軍節度使諡曰勤僖利涉嘗幹  
當皇城司循故事廂卒邏報不皆以聞後石得一代之  
事無巨細悉以奏往往有緣飛語受禍者人始以利涉  
爲賢

雷允恭開封人初爲黃門頗慧黠稍遷入內殿頭給事  
東宮周懷政僞爲天書允恭豫發其事懷政死擢內殿

崇班遷承制再遷西京作坊使普州刺史入內侍省  
押班章獻后初臨政丁謂潛結允恭凡機密事令傳達  
禁中由是允恭勢橫中外山陵事起允恭請效力陵上  
章獻后曰吾慮汝有妄動恐爲汝累也乃以爲山陵都  
監允恭馳至陵下司天監邢中和爲允恭言今山陵上  
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允恭曰何不就中和曰  
恐下有石與水爾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不  
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覆按動經月日恐不及七月  
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允  
恭素貴橫人不敢違卽改穿上穴入白其事章獻后曰

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惜不可  
章獻后意不然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時丁謂爲山陵  
使允恭具道所以謂唯唯而已允恭入奏曰山陵使亦  
無異議矣旣而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允恭竟以是并  
坐盜金寶賜死籍其家中和流沙門島謂尋竄海上  
閣文應開封人給事掖庭積遷至入內副都知仁宗初  
親政與宰相呂夷簡謀以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趙積  
晏殊錢惟演皆章獻后所任用悉罷之退以語郭后后  
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并夷  
簡罷夷簡素與文應相結使爲中訶久之乃知事由郭

后夷簡遂怨后及再相楊尚二美人方寵尚美人於仁宗前有語侵后后不勝忿批其頰仁宗自起救之誤中其頸仁宗大怒文應乘隙遂與謀廢后且勸以爪痕示執政夷簡以怨力主廢事因奏仁宗出諫官竟廢后爲淨妃以所居宮名瑤華皆文應爲夷簡內應也郭后旣廢楊尚二美人益寵專夕仁宗體爲之弊或累日不進食中外憂懼楊太后亟以爲言仁宗未能去文應早暮入侍言之不已仁宗厭其煩強應曰諾文應卽以氈車載二美人出二美人涕泣詞說云云不肯行文應罵曰官婢尚何言驅使登車翌日以尚氏爲女道士居洞真

宮楊氏別宅安置既而仁宗復悔廢郭后有復后之意文應大懼會后有小疾挾太醫診視數日乃言后暴崩寔文應爲之也累至昭宣使恩州團練使時諫官劾其罪請并其子士良出之以文應領嘉州防禦使爲秦州鈐轄改鄆州士良罷御藥院爲內殿崇班始楊尚二美人之出宮也左右引陳氏女入宮父號陳子城楊太后嘗許以爲后宋綬不可王曾呂夷簡蔡齊相繼論諫陳氏女將進御士良聞之遽見仁宗仁宗披百葉擇日士良曰陛下閱此豈非欲納陳氏女爲后邪仁宗曰然士良曰子城使大臣家奴僕官名也陛下納其女爲后無



乃不可乎仁宗遽命出之文應後徙相州鈐轄卒贈邠州觀察使

任守忠字稷臣蔭入內黃門累轉西頭供奉官領御藥院坐事廢久之復故官稍遷上御藥供奉初章獻后聽政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權寵過盛仁宗親政出爲黃州都監又謫監英州酒稅稍遷潭州都監徙合流鎮西鄙用兵又爲秦鳳涇原路駐泊都監以功再遷東染院使內侍押班出爲定州鈐轄加內侍副都知累遷宣政使洋州觀察使爲入內都知仁宗未有嗣屬意英宗守忠居中建議欲援立昏弱以徼大利及英宗

卽位拜宣慶使安靜軍留後守忠又語言誕妄交亂兩宮於是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離間之罪爲國之大賊民之巨蠹乞斬於都市英宗猶未行宰相韓琦出空頭敕一道參政歐陽脩已簽趙槩難之脩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琦遂坐政事堂立守忠庭下曰汝罪當死貶保信軍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取空頭敕填與之卽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則中變也守忠久被寵幸用事于中人不感言其過及貶中外快之久之起爲左武衛將軍致仕卒年七十九

童貫少出李憲之門性巧媚自給事宮掖卽善策人主

徽指先事順承徽宗立置明金局于杭貫以供奉官主  
之始與蔡京游京進貫力也京既相贊策取青唐因言  
貫嘗十使陝右審五路事宜與諸將之能否爲最悉力  
薦之合兵十萬命王厚專闔寄而貫用李憲故事監其  
軍至湟川適禁中火帝下手札驛止貫毋西兵貫發視  
遽納鞞中厚問故貫曰上趣成功耳師竟出復四州擢  
景福殿使襄州觀察使內侍寄資轉兩使自茲始未幾  
爲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畧安撫制置使累遷武康軍節  
度使討溪哥藏征復積石軍洮州加檢校司空頗恃功  
驕恣選置將吏皆捷取中旨不復關朝廷寢拂京意除

開府儀同三司京曰使相豈應授宦官不奉詔政和元年進檢校太尉使契丹或言以宦官爲上介國無人乎帝曰契丹聞貫破羌故欲見之因使覘國策之善者也使還益展奮廟謨兵柄皆屬焉遂請進築夏國橫山以太尉爲陝西河東河北宣撫使俄開府儀同三司簽書樞密院河西北兩房不三歲領院事更武信武寧護國河東山南東道劔南東川等九鎮太傅涇國公時人稱蔡京爲公相因稱貫爲媼相將秦晉銳師深入河隴薄于蕭關古骨龍謂可制夏人死命遣大將劉法取朔方法不可貫逼之曰君在京師時親授命於王所自言

必成功今難之何也法不得已出塞遇伏而死法西州名將旣死諸軍恟懼貫隱其敗以捷聞百官入賀皆切齒然莫敢言關右旣困夏人亦不能支乃因遼人進誓表納款使至授以誓詔辭不取貫彊館伴使固與之還及境棄諸道上舊制熟羗不授漢官貫故引拔之有至節度使者弓箭手失其分地而使守新疆禁卒逃亡不死而得改隸他籍軍政盡壞政和元年副鄭久中使于遼得燕人馬植歸薦諸朝遂造平燕之謀選健將勁卒刻日發命會方臘起睦州勢甚張改江浙淮南宣撫使卽以所聚兵帥諸將討平之

方臘者睦州青溪人也世居縣塌村託左道以惑衆初唐永徽中睦州女子陳碩真反自稱文佳皇帝故其地相傳有天子基萬年樓臘益得憑籍以自信縣境梓桐幫源諸峒皆落山谷幽險處民物繁夥有漆楮杉材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時吳中困於朱勔花石之擾比屋致怨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宣和二年十月起爲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置官吏將帥以巾飾爲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弓矢介冑唯以鬼神詭祕事相扇誅焚室廬掠金帛子女誘脅良民爲兵人安於太平不識兵革聞金鼓聲卽歛手聽命不旬日聚衆至數萬

破殺將官蔡遵于息坑十一月陷青溪十二月陷睦歙  
二州南陷衢殺郡守彭汝方北掠新城桐廬富陽諸縣  
進逼杭州郡守棄城走州卽陷殺制置使陳建廉訪使  
趙約縱火六日死者不可計凡得官吏必斷鬻支體探  
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警  
奏至京師王黼匿不以聞於是凶焰日熾蘭溪靈山賊  
朱言吳邦刻縣讐道人仙居呂師囊方巖山陳十四蘇  
州石生歸安陸行兒皆合黨應之東南大震發運使陳  
亨伯請調京畿兵及鼎澧槍牌手兼程以來使不至滋  
蔓徽宗始大驚亟遣童貫譚稹爲宣撫制置使率禁旅

及秦晉蕃漢兵十五萬以東且諭貫使作詔罷應奉局  
三年正月臘將方七佛引衆六萬攻秀州統軍王子武  
乘城固守已而大軍至合擊賊斬首九千築京觀五賊  
還據抗二月貫積前鋒至青州堰水陸並進臘復焚官  
舍府庫民居乃宵遁諸將劉延慶王稟王渙楊惟忠辛  
興宗相繼至盡復所失城四月生擒臘及妻邵子毫二  
太子僞相方肥等五十二人於梓桐石穴中殺賊七萬  
四年三月餘黨悉平進貫太師徙國楚臘之起破六州  
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峒逃出俛而  
縊於林中者由湯巖榴嶺八十五里間九村山谷相望



王師自出至凱旋四百五十日臘雖平而北伐之役遂起既而以復燕山功詔解節鉞爲真三公加封徐豫兩國越兩月命致仕而代以譚稹明年復起領樞密院宣撫河北燕山宣和七年詔用神宗遺訓能復全燕之境者朕本邦疏王爵遂封廣陽郡王是年粘罕南侵貫在太原遣馬擴辛興宗往聘以嘗金金人以納張覺爲責且遣使告興兵貫厚禮之謂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使者勸貫速割兩河以謝貫氣褻不能應謀遁歸太原守張孝純謂之曰金人渝盟王當令天下兵悉力枝梧今委之而去是棄河東與敵也河東入敵手奈河北乎

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君必欲留貫置帥  
何爲孝純拊掌嘆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  
乃蓄縮畏懼奉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貫奔入都  
欽宗已受禪下詔親征以貫爲東京留守貫不受命而  
奉上皇南巡貫在西邊募長大少年號勝捷軍幾萬人  
以爲親軍環列第舍至是擁之自隨皇上過浮橋衛士  
攀望號慟貫唯恐行不速使親軍射之中矢而踣者百  
餘人道路流涕於是諫官御史與國人議者遽起初貶  
左衛上將軍連謫昭化軍節度副使竄之英州吉陽軍  
行未至詔數其十大罪命監察御史張徵迹其所至莅

斬之及於南雄既誅函首赴闕梟于都市貫握兵二十  
年權傾一時奔走期會過於制敕嘗有論其過者詔方  
劭往察劭一動一息貫悉偵得之先密以白且陷以他  
事劭反得罪逐死貫狀魁梧偉觀視頤下生須十數皮  
骨勁如鐵不類閹人有度量能疎財後宮自妃嬪以下  
皆獻餉結內左右婦寺維譽言日聞寵煊翕赫庭戶雜  
選成市岳牧輔弼多出其門廝養僕圉官諸使者至數  
百輩窮姦稔禍流毒四海雖蒞醢不償責也

梁師成字守道慧黠習文法稍知書初隸賈詳書藝局  
詳死得領睿思殿文字外庫主出外傳道上旨政和間

得君貴幸至竄名進士籍中積遷晉州觀察使興德軍  
留後建明堂爲都監旣成拜節度使加中太一神霄宮  
使歷護國鎮東河東三節度至檢校太傅遂拜太尉開  
府儀同三司換節淮南時中外泰寧徽宗留意禮文符  
瑞之事師成善逢迎希恩寵帝本以隸人畜之命入處  
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吏習倣帝書雜  
詔旨以出外廷莫能辨師成實不能文而高自標榜自  
言蘇軾出子是時天下禁誦軾文其尺牘在人間者皆  
毀去師成訴於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軾之文乃稍出以  
翰墨爲已任四方儁秀名士必招致門下往往遭黜汚

多寘書畫卷軸於外舍邀賓客縱觀得其題識合意者  
輒密加汲引執政侍從可階而升王黼父事之雖蔡京  
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爲隱相所領職局至數十百黼  
造伐燕議師成始猶依違卒乃贊決又薦譚稹爲宣撫  
燕山平策勲進少保益通賄謝人士入錢數百萬以獻  
頌上書爲名令赴廷試唱第之日侍於帝前囁嚅升降  
其小吏儲宏亦豫科甲而執廝養之役如初李彥括民  
田於京東西所至倨坐堂上監司郡守不敢抗禮有言  
於帝師成適在旁抗聲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豈  
足爲過言者懼而止師成貌若不能言然陰賊險鷲遇

間卽發家居與黼隣帝幸黼第見其交通狀已怒朱勳  
又以應奉與黼軋因乘隙攻之帝罷黼相師成由是益  
細鄆王楷寵盛有動搖東宮意師成能力保護欽宗立  
嬖臣多從上皇東下師成以舊恩留京師於是太學生  
陳東布衣張炳力疏其罪炳指之爲李輔國且言宦官  
表裏相應變恐不測東復論其有異志攘定策功當正  
典刑帝迫於公議猶未誦言逐之師成疑之寢食不離  
帝所雖奏厠亦侍於外久未有以發會鄭望之使金營  
還帝命師成及望之以宣和殿珠玉器玩復往先令望  
之詣中書諭宰相至則留之始詔暴其罪責爲彰化軍

節度副使開封吏護至貶所行次八角鎮縊殺之以暴死聞籍其家

楊戩少給事掖庭主掌後苑善測伺人主意自崇寧後日有寵知入內內侍省立明堂鑄鼎鼐起大晟府龍德宮皆爲提舉政和四年拜彰化軍節度使首建期門行幸事以固其權勢與梁師成將歷鎮安清海鎮東三鎮由檢校少保至太傅遂謀撼東宮有胥吏杜公才者獻策于戩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轉究尋至無可證則度地所出增立賦租始於汝州浸淫于京東西淮西北括廢隄棄堰荒山退灘及大河淤流之處皆

勒民主佃額一定後雖衝蕩回復不可減號爲西城所築山灤古鉅野澤綿亘數百里濟鄆數州賴其蒲魚之利立租筭船納直犯者盜執之一邑率於常賦外增租錢至十餘萬緡水旱蠲稅此不得免擢公才爲觀察使宣和三年斃死贈太師吳國公而李彥繼其職彥天資狠愎密與王黼表裏置局汝州臨事愈劇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陳皆指爲天荒雖執印券皆不省魯山闔縣盡括爲公田焚民故券使田主輸租佃本業訴者輒加威刑致死者千萬公田旣無二稅轉運使亦不爲奏除悉均諸別州京西提舉官及京東州縣吏劉寄任



輝彥李士漁王許毛孝立王隨江惇呂垓錢械宋憲皆  
助彥爲虐如奴事主民不勝忿痛前執政冠帶操笏迎  
謁馬首獻媚花朝夕造請賓客徑趨謁舍不敢對之上  
馬而彥處之自如發物供奉大抵類朱勔凡竹數竿用  
一大車牛驢數十頭其數無極皆責辦於民經時閱月  
無休息期農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墾殫財靡芻力竭餓  
死或自縊轅輓間如龍鱗薜荔一本輦致之費踰百萬  
喜賞怒刑禍福轉手因之得美官者甚衆潁昌兵馬鈐  
轄范寥不爲取竹誣刊蘇軾詩文于石爲十惡朝廷察  
其摺摭亦令勒停當時謂朱勔結怨于東南李彥結怨

於西北靖康初詔追戡所贈官爵彥削官賜死籍其家  
劉寄以下十人皆停廢復范寥官

宋史卷四百六十八

宋史卷四百六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二十八

宦者四

邵成章

藍珪

康履附

馮益

張去爲

陳源

甘昇

王德謙

闕禮

董宋臣

邵成章欽宗朝內侍也帝入青城命成章衛皇太子赴宣德門稱制行事太子北去成章留于汴康王將卽位元祐太后遣成章奉乘輿服御至南京從幸揚州金人

掠陝西京東諸郡羣盜起山東黃潛善汪伯彥匿不以聞及張遇焚真州去行在六十里帝亦不之知也成章上疏條具潛善伯彥之罪曰必誤國且申潛善等使聞之帝怒除名南雄州編管侍御史馬伸言成章緣上書得罪今是何時以言爲諱久之帝思成章忠直召赴行在其徒忌之譖于帝曰邵九百來陛下無歡樂矣遂止之于洪州金人入洪聞其名訪求得之謂之曰知公忠正能事吾主可坐享富貴成章不應脅之以威亦不從金人曰忠臣也吾不忍殺遺之金帛而去

藍珪康履初皆爲康王府都監入內東頭供奉官嘗從

康王使金人行營及開元帥府並主管機宜文字朝廷遣人趣師入援履等請王留相州王叱之而行既卽位二人俱恃恩用事履尤妄作威福大將如劉光世等多曲意事之帝知之詔內侍不許與統兵官相見違者停官編隸履終無所忌憚與內侍曾擇凌忽諸將或踞坐洗足立諸將於左右聲喏甚至馬前故疾之者衆俄遷內侍省押班金州觀察使帝在揚州金兵卒至帝馳馬出門百官不戒備從行者惟履等五六人自是履等益自衒愈有輕外朝心及幸浙道吳江其黨競以射鴨爲樂比至杭州江下觀潮中官供帳赫然遮道統制苗傅

等切齒曰此輩使天子至此猶敢爾邪傅幕客王世脩亦疾中官恣橫以告武功大夫劉正彥正彥曰會當共除之王淵躋樞筦正彥以爲由宦者所薦愈不平謀遂決伏兵斬淵遣兵圍履家分捕中官凡無須者皆殺之履馳入白帝傅等至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凡中官所主者皆得美官王淵遇賊不戰交康履得樞密中官在外者已誅更乞康履藍珪曾擇等誅之以謝三軍帝不忍除傅等官以安之傅等曰欲遷官第須控兩匹馬與內侍何必至此帝問百官策安出主管浙西機宜文字時希孟曰中官之爲患至此極矣不除之天下之患未

已軍器監葉宗諤言陛下何惜一康履不以慰三軍帝  
不得已遣人執履至履望帝呼曰大家何獨殺臣遂以  
付傅卽腰斬之梟其首帝幸睿聖宮傅等留內侍十五  
人奉左右尋捕珪擇等皆編置遠州擇昭州行一程追  
還斬之傅等誅贈履官諡榮節召珪等還中書舍人季  
陵言中官復召其黨與相賀氣馘益張中外切齒不報  
珪至自武功大夫擢內侍省押班慈寧宮建命提點事  
務尋升內侍省都知及迎太后命充都大主管太后旣  
還宮珪奏應干補授恩乞聽慈寧宮施行從之珪初與  
履同進而驕橫不及履故幸以壽終有安石者與珪同

姓爲內侍省副都知至景福殿使湖州觀察使卒贈保  
寧軍節度使謚良恪渡江後中官贈謚自安石始又有  
與履同姓者名諶爲內侍省押班亦親幸用事與知閣  
門事藍公佐善每邀公佐至其直舍必縱飲大醉薄莫  
乃歸嘗漏泄禁中語劉光遠被劾諶與內侍陳永錫受  
其金力爲營救言官劾之帝詔永錫與祠諶送吏部後  
累官至均州觀察使卒贈保信軍節度使謚忠定

馮益康王邸舊人也王卽位自入內東頭供奉官遷至  
幹辦御藥院尋兼幹辦皇城司恃舊恩驕恣帝幸浙東  
益與御前右軍都統制張俊爭渡以語侵俊且訴于帝



事下御史臺侍御史趙鼎言明受之變起于內侍覆轍不可不戒事乃已紹興三年授武功大夫康州防禦使帶御器械時帝用侍御史常同言詔皇城司並隸臺察益言非祖宗舊制帝爲追寢前詔特遷宣政使益自言藩邸舊吏乞加恩遂升明州觀察使內廐舊有騏驎院官益請別置御馬院自領其事又擅穿皇城便門侍御史沈與求以爲言趙鼎等皆患之會劉豫揭榜山東言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語張浚請斬益以釋謗帝不許鼎言事關國體當解職加罰帝喜曰聞益交關外事漸不可長與祠放歸浚意未息鼎解之益自是家居

廩祠者十四年先是偽柔福帝姬之來自稱爲王貴妃季女益自言嘗在貴妃閣帝遣之驗視益爲所詐遂以真告及事覺益坐驗視不實送昭州編管尋以與皇太后連姻得免十九年卒于家

張去爲內侍張見道養子也初爲韋太后宅提點官累遷至安德軍承宣使帶御器械又遷內侍省押班時見道爲入內內侍省押班父子並充景福殿使去爲寢有寵請以一官回授見道帝嘉而許之其後見道以保康軍承宣使致仕而去爲與秦檜王繼先俱用事升延福宮使累遷至入內內侍省都知恃恩于外朝謀議金兵

將至遣使來出慢言以相懼去爲陰沮用兵進幸蜀之計宰相陳康伯力非之帝悟而止侍御史杜莘老乞斬去爲以作士氣先是去爲取御馬院西兵二百人髡其頂髮都人駭之莘老復劾其罪帝不得已令去爲致仕莘老亦出補外及內禪詔落致仕提舉德壽宮行移如內侍省仍鑄印賜之脩宮有勞又特遷安慶軍承宣使初安恭后入宮去爲實進之后崩上皇又遣去爲傳旨立謝貴妃爲后故亦貴重然至死不復涉朝廷事

陳源淳熙中提舉德壽宮頗有寵俄帶浙西副總管給事中趙汝愚言內侍不當干軍政遂罷源恃恩顯恣本

宮書史徐彥通者爲源掌家務不數歲官至經武大夫甄士昌源廝役也工理髮奏補承信郎又補臨安府都吏李庚以官使之窺伺府事孝宗聞而惡之十年春詔源應奉日久特落階官與京祠給事中宇文价封還錄黃改外祠臺官黃洽等又劾之乃謫源建州居住籍其貲進德壽宮彥通除名道州編管士昌庚皆抵罪言者猶未已移源郴州源有園名小隱其制視禁籞有加高宗以賜王才人光宗卽位復召還紹熙四年自拱衛大夫永州防禦使除入內侍省押班帝以疾不朝重華宮源與內侍楊舜卿林億年數有間言寧宗卽位命三

人俱事光宗于泰安宮御史章穎論其離間君親乞行  
誅竄以慰壽皇在天之靈詔罷源等官源撫州億年常  
州居住舜卿任便居住慶元二年以生皇子恩源億年  
許自便舜卿與內祠給事中汪義端駁之乃移源婺州  
億年湖州義端再駁舜卿內祠反坐外補其後源等卒  
聽自便億年養娼女以別業源在貶所與妓濫俱以淫  
媒聞人疑其非宦者云

甘昇內侍省押班澤之子澤之死昇累遷亦至押班乾  
道中帝頗親昇昇以此用事臨安尹胡與可爲小官時  
丐貸於臨安富民馬氏不如欲銜之至是馬以鬻官鹽

踰格繫獄與可諷有司以私鹽論御史陳升卿決獄平  
反之昇之子婦與可女也乃陰爲與可地譖升卿于帝  
前謂爲豪民馬請事所得至萬緡上疑遂論罪馬流巖  
州升卿由是罷去時曾覲以使弼領京祠王抃以知閣  
門兼樞密都承旨昇爲入內押班相與盤結士大夫無  
恥者爭附之旣而覲死抃逐獨昇在朱熹力言之帝曰  
昇乃德壽宮所薦謂有才耳熹曰姦人無才何以動人  
主昇用事二十年招權市賄黃由對策亦頗及之後帝  
察其姦遂抵之罪籍其貲竟以廢死弟昺淳熙末幹辦  
內東門司帶御器械光宗朝累遷至親衛大夫保康軍

承宣使提舉佑神觀慶元初爲內侍省都知帝過壽康宮昃有力焉遷官二秩頗貴寵

王德謙初爲嘉邸都監頗親幸孝宗大漸光宗以疾久不朝重華宮黃由時爲王府贊讀奏讀嘉王詣重華宮問疾旣得旨德謙固請覆奏王斥之遂行孝宗崩王在喪次中外洶洶王以告直講彭龜年龜年以爲建儲則人心安須白中宮乃可卽諭德謙奏之皇太后德謙不敢強之旣而無報王卽位德謙累遷昭慶軍承宣使內侍省押班賜居第驕恣踰法服食擬乘輿出入或以導駕燈籠自奉爲人求官職以巨萬計泄其事者禍立至

故外朝多附之中書舍人吳宗旦事之尤謹夜則易服造謁德謙求爲節度使先薦宗旦爲刑部侍郎直學士院將使草麻宗旦先備草示之引天寶同光爲比德謙喜制出參政何澹不肯署諫議大夫劉德秀率臺諫論列宰相京鏜復以爲言命遂寢韓侂胄與德謙爭用事德謙屢以計勝侂胄擠之詔與外祠臺諫又交章論駁侍御史姚愈言吳宗旦嘗草德謙制遂罷其官愈又率同列力攻德謙詔送廣德軍居住尋以臨安尹劾其賊濫僭擬詔降團練使移居撫州他事勿問中書舍人高文虎請改爲安置臺諫復言其姦詭乞自今不以赦移



雖特旨亦許執奏帝用其言德謙遂坐廢斥以死

闕禮高宗朝宦者淳熙末積官至親衛大夫保信軍承  
宣使孝宗頗親信之後命提舉重華宮孝宗崩光宗疾  
不能執喪樞密趙汝愚等請建儲以安人心光宗御批  
又有念欲退閑語丞相留正懼納祿去人心愈搖汝愚  
遣戚里韓侂胄因內侍張宗尹以禪位之議奏太皇太  
后曰此豈可易言明日汝愚再遣侂胄附宗尹以奏未  
獲命而侂胄退與禮遇禮知其意問之侂胄不以告禮  
指天自誓不言侂胄遂白其事禮卽入宮泣告太后以  
時事可憂之狀且曰留丞相已去所恃者趙知院耳今

欲定大計而無太皇太后之命亦將去矣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也事體與他人異禮曰知院未去恃有太后耳今有請不許計無所出亦惟有去而已知院去天下將若何太后悟遂命禮傳旨侂冑以諭汝愚約明日太后垂簾上其事又明日嘉王入行禪祭汝愚卽簾前進呈御批太后遂命王卽皇帝位尋除禮入內內侍省都知又差兼重華慈福宮承受充提舉皇城司遷中侍大夫禮不以功自居乞致仕不許乞免推恩又不許南渡後內侍可稱者惟邵成章與禮云

董宋臣理宗朝宦者淳祐中以睿思殿祇候特轉橫行

官寶祐三年兼幹辦佑聖觀侍御史洪天錫劾之不報  
天錫坐左遷大理少卿開慶初大元兵駐江上京師大  
震宋臣贊帝遷幸寧海軍簽判文天祥上疏乞誅宋臣  
又不報景定四年自保康軍承宣使除入內內侍省押  
班尋兼主管太廟往來國信所同提點內軍器庫翰林  
院編脩敕令所都大提舉諸司提點顯應觀主管景獻  
太子府事會天祥以著作佐郎兼獻景府教授義不與  
宋臣聯事上書求去天祥出知瑞州言者論宋臣不置  
帝曲爲諭解庇之秘書少監湯漢上封事亦言宋臣十  
餘年來聲焰薰灼其力能去臺諫排大臣至結兇渠以

宋史卷四百六十九 死傳 九  
致大禍中外惶惑切齒而陛下方爲之辨明大臣方爲  
之和解此過計也願收還押班等除命不勝宗社之幸  
疏入帝亦不之省六月命主管御前馬院及酒庫旣卒  
帝猶命特轉節度使其見寵愛如此

宋史卷四百六十九

宋史卷四百七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二十九

佞幸

弭德超 侯莫陳利用 趙贊

王黼 朱勔 王繼先 曾覿

龍大淵附

張說 王抃 姜特立

譙熙載附

人君生長深宮之中法家拂士接耳目之時少宦官女子共啓處之日多二者佞幸之梯媒也剛明之主亦有佞幸焉剛好專任明好偏察彼佞幸者一投其機爲患

深矣他日敗闕雖能殄除隳城以求狐灌社以索鼠亦  
曰殆哉宋世中材之君朝有佞幸所不免也太宗有弭  
德超趙贊孝宗有曾覲龍大淵二君固不可謂非剛明  
之主也作佞幸傳

弭德超滄州清池人李符李琪薦之給事太宗晉邸太  
宗卽位補供奉官太平興國三年遷酒坊使杭州兵馬  
都監又爲鎮州駐泊都監初太宗念邊戍勞苦月賜士  
卒銀謂之月頭銀德超乘間以急變聞於太宗曰樞密  
使曹彬秉政歲久得士衆心臣從塞上來聞士卒言月  
頭銀曹公所致微曹公我輩餒死矣又巧誣彬他事上

頗疑之出彬爲天平軍節度以王顯爲宣徽南院使德超爲宣徽北院使並兼樞密副使德超譖曹彬事成期得樞密使乃爲副使又柴禹錫與德超官同先授班在其上故德超視事月餘稱疾請告居常怏怏一日詬顯及禹錫曰我言國家大事有安社稷功止得綫許大官汝等何人反在我上更令我劾汝輩所爲我實耻之又大罵曰汝輩當斷頭我度上無守執爲汝輩所眩惑顯告之太宗怒命膳部郎中知雜滕中正就第鞫德超具伏下詔奪官職與其家配隸瓊州禁錮未幾死

侯莫陳利用益州成都人幼得變幻之術太平興國初

賈藥京師言黃白事以惑人樞密承旨陳從信白於太宗卽日召見試其術頗驗卽授殿直累遷崇儀副使雍熙二年改右監門衛將軍領應州刺史三年諸將北征以利用與王侁並爲并州駐泊都監擢單州刺史四年遷鄭州團練使前後賜與甚渥依附者頗獲進用遂橫恣無復畏憚其居處服玩皆僭乘輿人畏之不敢言會趙普再入中書廉知殺人及諸不法盡奏之太宗遣近臣案得姦狀欲貸其死普固請曰陛下不誅是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何足惜哉遂下詔除名配商州禁錮初籍其家俄詔還之趙普恐其復用因殿中丞竇誼嘗監鄭



州權酷知利用每獨南向坐以接京使犀玉帶用紅黃羅袋澶州黃河清鄭州用爲詩題試舉人利用判試狀言甚不遜召譴至中書詰實令上疏告之又京西轉運副使宋沆籍利用家得書數紙言皆指斥切害悉以進上太宗怒令中使鸞殺之已而復遣使貸其死乘疾置至新安馬旋濼而踣出濼換馬比追及之已爲前使誅矣

趙贊并州人性險詖辯給好言利害初爲軍小吏與都校不協因誣營中謀叛劉繼元屠之無遺類稍署贊右職太原平隸三司爲走吏又許本司補殿直太宗頗任

之遷供奉官閣門祇候提舉京西陝西數州錢帛發摘甚衆又自乞捕盜至永興得兵士盜錢二百欲磔諸市知府張齊賢奪而釋之太宗命御史臺按問停贊官數月復令專鈎校三司簿令贊自選吏十數人爲耳目專伺中書樞密及三司事乘間白之太宗以爲忠無他腸中外益畏其口會改三司官屬以贊爲西京作坊副使度支都監時又有鄭昌嗣者宣州人亦起三司役吏稍遷侍禁奉使西川回奏在官不治者數十人太宗嘉其直會市物吏因緣爲姦列肆屢謁開封訴之乃置雜買務使昌嗣監之昌嗣乞著籍便殿門許非時入奏與贊

親比相表裏累遷至西上閣門副使鹽鐵都監二人既得聯事由是益橫恣所爲皆不法太宗頗知之以問左右皆畏二人無敢言其惡至道元年上元節京城張燈太宗以上清宮成臨幸贊與昌嗣邀其黨數人携妓樂登宮中玉皇閣飲宴至夜分掌舍宦者不能止以其事聞太宗大怒并摠諸事下詔奪贊官許携家配隸房州禁錮卽日驛遣之昌嗣黜唐州團練副使不署事旣數日並賜死於路太宗謂侍臣曰君子小人如芝蘭荆棘不能絕其類在人甄別耳苟盡君子則何用刑罰焉叅知政事寇準對曰帝堯之時四凶在庭則三代之前世

質民淳已有小人矣今之衣儒服居清列者亦頗朋附  
小人爲自安計如贊昌嗣之類奔走賤吏不足言也

王黼字將明開封祥符人初名甫後以同東漢宦官賜  
名黼爲人美風姿目睛如金有口辯才疎雋而寡學術  
然多智善佞中崇寧進士第調相州司理叅軍編修九  
域圖志何志同領局喜其人爲父執中言之薦擢校書  
郎遷符寶郎左司諫張商英在相位寢失帝意遣使以  
玉環賜蔡京於杭黼覘知之數條奏京所行政事并擊  
商英京復相德其助已除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御史中  
丞自校書至是財兩歲黼因執中進廼欲去執中使京

顓國遂疏其二十罪不聽俄兼侍讀進翰林學士京與鄭居中不合黼復內交居中京怒徙爲戶部尙書大農方乏將以邦用不給爲之罪旣而諸班禁旅賚犒不如期詣左藏鼓譟黼聞之卽諸軍揭大榜期以某月某日衆讀榜皆散京計不行還爲學士進承旨遭父憂閱五月起復宣和殿學士賜第昭德坊故門下侍郎許將宅在左黼父事梁師成稱爲恩府先生倚其聲焰逼許氏奪之白晝逐將家道路憤歎復爲承旨拜尙書左丞中書侍郎宣和元年拜特進少宰由通議大夫超八階宋朝命相未有前比也別賜城西甲第徙居之日導以教

坊樂供張什器悉取於官寵傾一時蔡京致仕黼陽順  
人心悉反其所爲罷方田毀辟雍醫算學併會要六典  
諸局汰省吏減遙郡使橫班官奉入之半茶鹽鈔法不  
復比較富戶科抑一切蠲除之四方翕然稱賢相旣得  
位乘高爲邪多畜子女玉帛自奉儼儼禁省誘奪徽猷  
閣待制鄧之綱妾反以罪竄之綱嶺南加少保太宰請  
置應奉局自兼提領中外名錢皆許擅用竭天下財力  
以供費官吏承望風旨凡四方水土珍異之物悉苛取  
於民進帝所者不能什一餘皆入其家御史陳過庭乞  
盡罷以御前使喚爲名冗官京西轉運使張汝霖請罷

進西路花果帝旣納黼復露章劾之兩人皆徙遠郡睦  
寇方臘起黼方文太平不以告蔓延彌月遂攻破六郡  
帝遣童貫督秦甲十萬始平之猶以功轉少傅又進少  
師貫之行也帝全付以東南一事謂之曰如有急卽以  
御筆行之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衆言賊不亟平坐  
此耳貫卽命其僚董耘作手詔若罪已然且有罷應奉  
局之令吳民大悅貫平賊歸黼言於帝曰臘之起由茶  
鹽法也而貫入姦言歸過陛下帝怒貫謀起蔡京以間  
黼黼懼是時朝廷已納趙良嗣之計結女真共圖燕大  
臣多不以爲可黼曰南北雖通好百年然自累朝以來

彼之慢我者多矣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弗取女真必疆中原故地將不復爲我有帝雖向其言然以兵屬貫命以保民觀釁爲上策黼復折簡通誠於貫曰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時帝方以睦寇故悔其事及黼一言遂復治兵黼於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之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錢六千二百萬緡竟買空城五六而奏凱率百僚稱賀帝解玉帶以賜優進太傅封楚國公許服紫花袍騶從儀物幾與親王等黼議上尊號帝曰此神宗皇帝所不敢受者也却弗許始遼使至率迂其驛程燕犒不示以華侈及黼務於欲速令女真



使以七日自燕至都每張宴其居輒陳尚方錦繡金玉  
瑰寶以誇富盛由是女真益生心身為三公位元宰至  
陪扈曲宴親為俳優鄙賤之役以獻笑取悅欽宗在東  
宮惡其所為鄆王楷有寵黼為陰畫奪宗之策皇孫謀  
為節度使崇國公黼謂但當得觀察使召宮臣耿南仲  
諭指使草代東宮辭謀官奏竟奪之蓋欲以是撼搖東  
宮帝待遇之厚名其所居閣曰得賢治定為書亭堂勝  
九有玉芝產堂柱乘輿臨觀之梁師成與連牆穿便門  
往來帝始悟其交結狀還宮黼脊頓熄尋命致仕欽宗  
受禪黼惶駭入賀閣門以上旨不納金兵人汴不俟命

載其孥以東詔貶爲崇信軍節度副使籍其家吳敏李  
綱請誅黼事下開封尹聶山山方挾宿怨遣武士躡及  
於雍丘南輔固村戕之民家取其首以獻帝以初卽位  
難於誅大臣託言爲盜所殺議者不以誅黼爲過而以  
天討不正爲失刑矣

朱勗蘇州人父沖狡獪有智數家本賤微庸於人梗悍  
不馴抵罪鞭背去之旁邑乞貸遇異人得金及方書歸  
設肆賣藥病人服之輒效遠近輻湊家遂富因循蒔園  
圃結游客致往來稱譽始蔡京居錢塘過蘇欲建僧寺  
閣會費鉅萬僧言必欲集此緣非朱沖不可京以屬郡

守郡守呼沖見京京語故沖願獨任居數日請京詣寺  
度地至則大木數千章積庭下京大驚陰器其能明年  
召還挾劬與俱以其父子姓名屬童貫竄置軍籍中皆  
得官徽宗頗垂意花石京諷劬語其父密取浙中珍異  
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然歲率不過  
再三頁貢物裁五七品至政和中始極盛舳艫相銜于  
淮汴號花石綱置應奉局于蘇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  
取以數十百萬計延福宮良嶽成奇卉異植充牣其中  
劬擢至防禦使東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門徐鑄應安  
道王仲閔等濟其惡竭縣官經常以爲奉所貢物豪奪

漁取於民毛髮不少償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翫卽領  
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未卽取使護視之微不謹  
卽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徹屋抉墻以出人不幸有  
一物小異共指爲不祥唯恐芟夷之不速民預是役者  
中家悉破產或鬻賣子女以供其須斲山輦石程督峭  
慘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出乃止嘗得太湖  
石高四丈載以巨艦役夫數千人所經州縣有折水門  
橋梁鑿城垣以過者旣至賜名神運昭功石截諸道糧  
餉綱旁羅商船揭所貢暴其上篙工柁師倚勢貪橫陵  
轍州縣道路相視以目廣濟卒四指揮盡給輓士猶不

足京始患之從容言於帝願抑其太甚者帝亦病其擾  
乃禁用糧綱船戒伐豕藏毀室廬母得加黃封帕蒙人  
園囿花石凡十餘事聽勔與蔡攸等六人入貢餘進奉  
悉罷自是勔小戢旣而采甚所居直蘇市中孫老橋忽  
稱詔凡橋東西四至壤地室廬悉買賜予已合數百家  
期五日盡徙郡吏逼逐民嗟哭於路遂建神嘗殿奉青  
華帝君像其中監司都邑吏朔望皆拜庭下命士至輒  
朝謁然後通刺詣勔主趙霖建三十六浦牐興必不可  
成之功天方大寒役死者相枕藉霖志在媚勔益加苛  
虐吳越不勝其苦徽州廬宗原竭庫錢遺之引爲發運

使公肆掎克園池擬禁籞服飾器用上僭乘輿又託輓舟募兵數千人擁以自衛子汝賢等招呼鄉州官寮頤指目攝皆奔走聽命流毒州郡者二十年方臘起以誅勔爲名童貫出師承上旨盡罷去花木進奉帝又黜勔父子弟姪在職者民大悅然寇平勔復得志聲焰熏灼衰人穢夫候門奴事自直秘閣至殿學士如欲可得不附者旋踵罷去時謂東南小朝廷帝末年益親任之居中白事傳達上旨大略如內侍進見不避宮嬪歷隨州觀察使慶遠軍承宣使燕山奏功進拜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一門盡爲顯官驕僕亦至金紫天下爲之扼

腕靖康之難欲爲自全計倉卒擁上皇南巡且欲邀至其第欽宗用御史言放歸田里凡由劾得官者皆罷籍其貲財田至三十萬畝言者不已羈之衡州徙韶州循州遣使卽所至斬之

王繼先開封人姦黠善佞建炎初以醫得幸其後寔貴寵世號王醫師至和安大夫開州團練使致仕尋以覃恩改授武功大夫落致仕給事中富直柔奏繼先以雜流易前班則自此轉行無礙深恐將帥解體帝曰朕頃冒海氣繼先診視有奇效可特書讀直柔再駁命乃寢旣而特授榮州防禦使太后有疾繼先診視有勞特補

其子悅道爲閣門祇候尋命繼先主管翰林醫官局力辭是時繼先用事中外切齒乃陽乞致仕以避人言詔遷秩二等許回授俄除右武大夫草州觀察使詔餘人毋得援例吳貴妃進封推恩遷奉寧軍承宣使特封其妻郭氏爲郡夫人繼先遭遇冠絕人臣諸大帥承順下風莫敢少忤其權勢與秦檜埒檜使其夫人詣之叙拜兄弟表裏引援遷昭慶軍承宣使又欲得節鉞使其徒張孝直等校本草以獻給事中楊椿沮之計不行繼先富埒王室子弟通朝籍總戎寄姻戚黨與盤據要途數十年間無能搖之者金兵將至劉錡請爲戰備繼先乃



言新進主兵官好作弗靖若斬一二人和好復固帝不  
憚曰是欲我斬劉錡乎侍御史杜莘老劾其十罪大略  
謂繼先廣造第宅占民居數百家都人謂之快樂仙宮  
奪良家婦女爲侍妾鎮江有娼妙於歌舞矯御前索之  
淵聖成喪舉家燕飲令妓女舞而不歌謂之啞樂自金  
使來日輦重寶之吳興爲避走計陰養惡少私置兵甲  
受富民金薦爲閤職州縣大獄以賂解免誣姊姦淫加  
之黥隸又於諸處佛寺建立生祠凡名山大刹所有大  
半入其家此特舉其大者其餘擢髮未足數也奏入詔  
繼先福州居住其子安道武泰軍承宣使守道朝議大

夫直徽猷閣悅道朝奉郎直祕閣孫錡承議郎直祕閣  
並勒停放還良家子爲奴婢者凡百餘人籍其貲以千  
萬計鬻其田園及金銀並隸御前激賞庫其海舟付李  
寶天下稱快方繼先之怙寵奸法帝亦知之故晚年以  
公議廢之遂不復起孝宗卽位詔任便居住母至行在  
淳熙八年卒

曾覲字純甫其先汴人也用父任補官紹興三十年以  
寄班祇候與龍大淵同爲建王內知客孝宗受禪大淵  
自左武大夫除樞密副都承旨而覲自武翼郎除帶御  
器械幹辦皇城司諫議大夫劉度入對首言二人潛邸

舊人待之不可無節度又因進故事論京房石顯事大淵遂除知閣門事而覲除權知閣門事度言臣欲退之而陛下進之何面目尙爲諫官乞賜貶黜中書舍人張震繳其命至再出知紹興府殿中侍御史胡沂亦論二人市權旣而給舍金安節周必大再封還錄黃時張燾新拜叅政亦欲以大淵覲決去就力言之帝不納燾辭去遂以內祠兼侍讀劉度奪言職權工部侍郎而二人仍知閣門事必大格除目不下尋與祠二人除命亦寢未幾卒以大淵爲宜州觀察使知閣門事覲文州刺史權知閣門皆兼皇城司不數月間除命四變劉度出知

建寧府尋放罷群臣既以言二人得罪去侍御史周操章十五上不報自是覲與大淵勢張甚士大夫之寡耻者潛附麗之帝嘗令大淵撫慰兩淮將士侍御史王十朋言大淵銜命撫師非出朝廷論選之公有輕國體時又有內侍押班梁珂者三人表裏用事及珂以罪出右正言龔茂良入對首論二人害政甚珂百倍陛下罷行一政事進退一人才必掠美自歸謂爲己力或時有少過昌言於外謂嘗爭之而不見聽羣臣章疏留中未出間得窺見出以語人有司條陳利害示以副封公然可否若夫交通賄賂干求差遣特其小者耳願特出威斷

並行罷去先是江浙大水詔侍從臺諫陳闕政著作郎  
劉夙上封事曰陛下與覲大淵輩觴詠唱酬字而不名  
罷宰相易大將待其言而後決嚴法守裁僥倖當自宮  
掖近侍始茂良時爲監察御史亦言水至陰其占爲女  
寵爲嬖佞爲小人蓋專指左右近習也帝諭以二人皆  
潛邸舊人非近習比且俱有文學敢諫諍杜門不出不  
預外事宜退而訪問茂良再上疏言德宗不知盧杞之  
姦邪此其所以姦邪也大淵覲所爲行道之人能言之  
特陛下未之覺耳疏入不報茂良待罪除太常少卿五  
辭不拜出知建寧府一日右史洪邁過叅政陳俊卿曰

聞將除右史邁遷西掖信乎俊卿曰何自得之邁以二人告俊卿卽以語宰相葉顥魏杞而已獨奏之且以邁語質之帝前帝怒卽出二人於外於是遷大淵爲江東總管覲爲淮西副總管中外快之尋改大淵浙東覲福建乾道四年大淵死覲尙在福建帝憐欲召之樞密劉珙奏曰此曹奴隸爾厚賜之可也引以自近而待以賓友使得與聞政事非所以增聖德整朝綱也帝納珙言命遂寢旣而覲垂滿俊卿恐其入預請以浙東總管處之臺臣上疏論之不報太學錄魏掞之亟上封事論列且見俊卿切責之掞之得台州教官以出覲至龍山已

久伺揆之去然後入國門會虞允文使蜀還與俊卿同  
奏覲不可留帝曰然留則累朕卒除浙東副總管未幾  
以墨詔進覲一官爲觀察使中書舍人繳還不因事除  
拜必有人言帝不聽俊卿曰不爾亦須有名會汪大猷  
爲賀金正旦使俾覲副之比還遷一秩而竟申浙東之  
命且戒閤門吏趣朝辭覲由是怏怏而去六年夏俊卿  
罷政十月覲以京祠召七年立皇子覲以伴讀勞升承  
宣使八年姚憲爲賀金國尊號使覲副之歸除武泰軍  
節度使提舉萬壽觀淳熙元年除開府儀同三司四年  
覲欲以文資官其子孫帝遣中使至省中具使相奏補

法龔茂良時以叅政行丞相事遽以文武官各隨本色  
蔭補法繳進覲大怒茂良退朝覲從騎不避茂良執而  
撻之待罪乞出不許戶部員外郎謝廓然忽賜出身除  
侍御史廓然首論茂良以資政殿學士知鎮江章再上  
鑄罷言之不已貶英州皆覲所使也覲前雖預事未敢  
肆至是責逐大臣士始側目重足矣廓然旣以擅權罪  
茂良從班有韓彥古者覲之姻廓然之黨遂獻議助之  
使人主疑大臣而信近習至是益甚六年二月帝幸佑  
聖觀召宰臣史浩及覲同賜酒是歲加覲少保醴泉觀  
使時周必大當草制人謂其必不肯從及制出乃有敬



故在尊賢之上之語士論惜之覲始與龍大淵相朋及大淵死則與王抃甘昇相蟠結文武要職多出三人之門葉衡自小官十年至宰相徐本中由小使臣積階至刺史知閤門事換文資爲右文殿修撰樞密都承旨賜三品服俄爲浙西提刑尋以集英殿修撰奉內祠是二人者皆覲所進也著作郎胡晉臣因轉對極論近習怙權之害遂出知濮州南康守朱熹應詔上書其言尤力有曰一二近習之人蠱惑陛下心志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其風旨疏入帝怒諭令分析丞相趙雄言之事遂止陳俊卿守金陵過闕

入見首言曾覲王抃招權納賂薦進人才皆以中批行之帝曰瑣細差遣或勉循之至於近上之除此輩何敢預俊卿入辭又曰向來士大夫奔覲抃之門十才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十已八九大非朝廷美事也帝感悟覲用事二十年權震中外至於譖逐大臣貶死嶺外自是寢覺其姦嘗謂左右曰曾覲誤我不少遂稍疎覲覲憂恚疽發于背七年三月侍帝宴于翠寒堂退爲記以進十二月卒於是凡前論覲得罪者皆錄贈胡晉臣起至執政魏揆之贈直秘閣龔茂良悉還其職名恩數云

張說開封人父公裕省吏也爲和州防禦使建炎初有  
軍功說受父任爲右職娶壽聖皇后女弟由是累遷知  
閤門事隆興初兼樞密副都承旨乾道初爲都承旨加  
明州觀察使七年三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時起復劉琪  
同知樞密院琪耻與之同命力辭不拜命旣下朝論譁  
然不平莫敢頌言于朝者惟左司員外郎張栻在經筵  
力言之中書舍人范成大不草詞尋除說安遠軍節度  
使奉祠歸第不數月出知袁州說旣奉祠語人曰張左  
司平時不相樂固也范致能亦胡爲見攻指所坐亭材  
植曰是皆致能所惠也八年二月復自安遠軍節度使

提舉萬壽觀簽書樞密院事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  
呂交章論之起居郎莫濟不書錄黃直院周必大不草  
答詔於是命權給事中姚憲書讀行下命翰林學士王  
曠草答詔未幾曠升學士承旨憲贈出身爲諫議大夫  
詔希呂合黨邀名持論反覆責遠小監當衡素與說厚  
所言亦婉止罷言職遷左史而濟必大皆與在外宮觀  
日下出國門國子司業劉焯移書責宰相言說不當用  
卽爲言者所論出爲江西轉運判官於是說勢赫然無  
敢撓之者九年春說露章薦濟必大於是二人皆予郡  
必大卒不出淳熙元年帝廉知說欺罔數事命侍御史

范仲芑寃之遂罷爲太尉提舉玉隆宮諫官湯邦彥又劾其姦賊乃降爲明州觀察使責居撫州三年許自便七年卒于湖州帝猶念之詔復承宣使給事中陳峴繼之乃止其子薦文州刺史疑明州觀察使說敗薦亦貶彬州先是南丹州莫延甚表乞就宜州市馬比橫山省三十程說在樞筦以聞樞屬有論其不便說不聽說旣貶遂罷其議說又常建議欲郎官卿監通差武臣中書舍人留正以爲不可遂止與右相梁克家議使事不合克家罷去而說留其竊政權傾大臣類如此

王抃初爲國信所小吏金人求海泗唐鄧商秦地議久

不決金兵至遣抃往使許以地易歲貢爲歲幣而還乾  
道中積官至知閣門事帝親信之金使至議國書禮不  
合抃以宰執虞允文命給其使曰兩朝通好自有常禮  
使人何得妄生事已牒知對境翌日金使乃進書帝以  
爲可任遣詣荆襄點閱軍馬淳熙中兼樞密都承旨建  
議以殿步二司軍多虛籍請各募三千人已而殿司輒  
捕市人充軍號呼滿道軍士乘隙掠取民財帝專以罪  
殿前指揮使王友直而命抃權殿前司事時抃與曾覿  
甘昇相結恃恩專恣其門如市著作郎胡晉臣嘗論近  
習怙權帝令執政趙雄詢其人雄憚抃等乃命晉臣捨

抃等指其位卑者數人以對晉臣竟外補校書郎鄭鑑宗正丞袁樞因轉對數爲帝言之帝猶未之覺也吏部侍郎趙汝愚力疏抃罪言陛下卽位之初宰相如葉顥等皆懼陛下左右侵其權日夜與之爲敵陛下察數年已來大臣還有與陛下左右角是非者否蓋其勢積至此也今將帥之權盡歸王抃矣先是抃給金使取國書及使歸金主誅之嗣歲金使至帝以德壽宮之命爲離席受國書尋悔之淳熙八年金賀正旦使至復要帝起立如舊儀帝遽入內抃擅許金使用舊儀見翌日汝愚侍殿上帝不懌數日汝愚因亟攻抃帝遂出抃外祠不

復召淳熙十一年以福州觀察使卒

姜特立字邦傑麗水人以父綬恩補承信郎淳熙中累遷福建路兵馬副都監海賊姜大獠寇泉南特立以一舟先進擒之帥臣趙汝愚薦于朝召見獻所爲詩百篇除閣門舍人命充太子太子宮左右春坊兼皇孫平陽王伴讀由是得幸於太子太子卽位除知閣門事與譙熙載皆以春坊舊人用事恃恩無所忌憚時人謂曾龍再出留正爲右相執政尙闕人特立一日語正曰帝以丞相在位久欲遷左揆就二尙書中擇一人執政孰可者明日正論其招權納賄之狀遂奪職與外祠帝念之復除



浙東馬步軍副總管詔賜錢二千緡爲行裝正引唐憲宗召吐突承璀事乞罷相不許正復言臣與特立勢難兩立帝答曰成命已班朕無反汗卿宜自處正待罪國門外帝不復召而特立亦不至寧宗受禪特立遷和州防禦使再奉祠俄拜慶遠軍節度使卒熙載亦爲平陽邸伴讀累官至忠州防禦使知閣門事紹熙中卒較之特立頗廉勤熙載子令雍以恩補承信郎平陽郡王府幹辦尋充王府內知客小有才王嘗與論春秋褒貶齊宣王易牛秦穆公悔過事令雍卽爲三詩以獻王甚愛重之及卽位除知閣門事累遷至楊州承宣使謝事拜

宋史卷四百七十  
保成軍節度使初賜居第帝親書依光二字賜之至是  
復書得閑知止四字以名其堂寶璽歸覃恩進檢校少  
保仍轉太尉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宋史卷四百七十

宋史卷四百七十考證

王抃傳金賀正旦使至復要帝起立如舊儀帝遽入內  
抃擅許金使用舊儀見翌日汝愚侍殿上帝不懌數  
日汝愚因亟攻抃帝遂出抃外祠○

臣宗楷

按貴耳

集孝廟在御北使進國書必起御座三步中貴取進  
忽賀正使至殿上去御座數十步必欲屈萬乘親臨  
移時不決王抃忽撒起國書云駕與北使失儀而孝  
廟喜王抃之機捷據此與本傳所載不同

宋史卷四百七十考證